

44

文学亮丽人生

清流



ALIRAN
JERNIH

● KDN6767/1/2000 ● 1-12-1999 ● RM3.00

文艺的清流

■ 紫梦羚

有人
在漆黑的长夜中
点燃篝火

有人
在汹涌的波浪中
扬起云帆

有人
在孤寂的沙漠中
摇晃驼铃

★ ★ ★

我们啊
响应篝火的牵引
让亮丽的火舌
驱散迫来的夜色
我们坚信

再浓的黑夜
也无法吞噬
薪火的传承
我们啊
服膺云帆的斗志
让高举的信念
征战扑来的波浪
我们坚信
再巨的骇浪
也淹没不了
扬帆的豪气

我们啊
奔向驼铃的召唤
让文艺的佳音
震撼袭来的风沙
我们坚信
再荒凉的沙漠
也不能切断
铃声的悠扬

清
流
交
流

文艺会31周年会庆

霹雳文艺研究会，今年已是31周岁了！她是《清流》的“母亲”。

文艺会从创会至今的发展，是经过不少崎岖路程的，所幸都由历届理事及会员的努力配合和充份合作下，把所有的困难都一一克服过来了；且还排除万难出版了《清流》文学刊物，如今更感欣慰的是购置了自己的会所。

文艺会有了自己的家，这对日后的会务发展更为顺畅；在坚持文学的道路上，我们依然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地勇往直前！

为庆祝文艺会31周年，《清流》决定在44期出版会员/前会员作品特辑，以资纪念。经过致信邀稿，两个月的时间内已收到28位会员/前会员的稿件，一些则投来绘画和书法作品；他们能在短时间内支持这项行动，诚属可贵。也因此，让我们很顺利的完成这本特辑。

此特辑的作者和作品是没经过“筛选”，全部照登；或许内容上还不够丰富，但我们觉得最重要是大家的那份“心意”。

愿大家再接再励攀登文艺更高峰！

下一期，《清流》将以新的面貌和恣态与大家见面，期望大家继续给予支持！

主编 ■ 崔冰

★ ★ ★

这么多不屈的眼神
陪我们风雨同行
我们何曾孤寂
点燃烽火吧
扬起云帆吧
摇晃驼铃吧
毅然决然地齐心守护
文艺的清流
殷望淙淙声中
激溅水花千百朵
霞光千万点

清	流	■
●	交	流

从「定位」谈起

有人认为应该为《清流》在推展马华文学的工作中定位。换句话说，就是确定《清流》所应扮演的角色。再说明白一点，也就是弄清楚应该以谁为对象的问题。以中学生为主的一般文艺青年？还是社会大众？还是作家与学者？

《清流》是纯文学刊物，所载不外反映社会、指引生活和陶冶性情的文字。由于高水准的作品难求，我们实在不敢奢望它成为作家、学者的读物（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愿意读别人的文章。）对于社会大众，一般都非常现实，《清流》既未提示生财之道，又无色情可以刺激神经，自然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无可讳言，欢迎它的到底只有心灵仍纯洁的青少年。可以说，《清流》早已自我定位。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马虎从事，不注意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年轻读者对于事物的是非善恶的分析能力可能有所不及，但绝对能领略作品内容所呈现的情境和思想主题。这对于他们的品格的造就，肯定具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我想，《清流》的作者与编者所应注意的，是作品素质的尽可能提高，并非什么定位问题。倘真有准备给作家、学者阅读的文章，《清流》何妨将它刊登出来？且莫小看年轻读者的理解与欣赏能力。

我觉得，在这资讯传达迅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急遽改变的时代，我们马华作家的表现，似乎反而有些儿跟不上。有的仍然沉溺于卖弄其流派的文字惯技，而浑忘了切身的社会问题；有的仍然停留在表面现象的



描绘，而始终提不出更具前瞻性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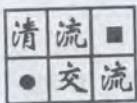
今天，人们在趋向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精神上却深感空虚。身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理应在价值观方面，提出一些可供人们参考的意见。实在不该置之不理，而跟着众人混日子。

我认为，《清流》倘能就这个新时代对马华文学创作的新要求问题，引导读者与作者共同讨论和研究，将更具意义。



编辑顾问 ■ 驼铃

1999年6月30日写于美国凤凰城



谨此声明

对鲁迅作品研究有素的王枝木先生，在其大作《鲁迅风果然占上风》一文中（见第42期《清流》），引述了鲁迅创作艺术的特点，其中包括“深刻冷隽”、“精炼泼辣”、“简洁峭拔”、“惜墨如金”，还有“行文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等等特色，都是值得写作人学习与思考的要点。

不过，王氏在文中提到“鲁迅风”在马新文坛回响的一段文字，倒是有点值得商榷的地方，王氏说：

“鲁迅的思想与文艺观，在中国之深远影响，无须在此赘述，但“鲁迅风”在马新文坛刮起的阵阵旋风，倒是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方北方、姚紫、甄供、岳衡、苗秀、黄锦树、碧澄、驼铃、方野、小黑、章钦、吴岸、黎紫书、朵拉、潘雨桐、郁人、田思、春山、丁云、庄迎澎、看看等作家的创作手法，非但没有与“鲁迅风”断奶，反而因为彼等作品由于奶水充溢，文思汹涌，创意盎然，令读者爱不释手，为马新文坛增添异彩。”

王氏点名道姓，一口气点出了整整二十位具有“鲁迅”风的马新作家，以王氏的博览群书，勤作札记，当然是有他的一番论据；不过，严格说来，在上述二十位写作人当中，是否个个都沾上“鲁迅风”？是否个个都尊鲁崇鲁？抑或有的反鲁批鲁，相信作者个人心里有数。

就以我自己来说吧，王枝木先生把我也冠上“鲁迅风”的高帽，委实叫我不消。虽然我钦佩鲁迅的治学与为人；但，鲁迅的著作我真正没读过几本，而对鲁迅的思想风格，也没有深入研究，因此，实在没有资格称得上“鲁迅风”！



其实，在上述二十位写作人当中，大多数人的创作，都是与时代命脉相呼应，标示出写实主义的文学风格，与当年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矛盾风格不谋而合，因此，与其说他们刮起阵阵的“鲁迅风”，倒不如说他们鼓吹写实主义的“矛盾风”！

实际上，“鲁迅风”是比“矛盾风”具有更高层次的风格，鲁迅除了认同血与泪的写实作品之外，他更提倡泼辣、顽强和韧性的战斗文学，他“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他“踏过铁蒺藜，跨过灭亡的人们向前进”，他那尖利泼辣、千锤百炼的文字，他那爱恨分明、无畏无惧的战斗精神，再加上他那胸怀磊落、光风霁月的高尚人品，那才是真正的“鲁迅风格”！

由此可见，要产生一个真正具有鲁迅风格的作家，真是谈何容易。区区虽然钦佩鲁迅，却对“鲁迅风”这顶高帽敬谢不敏，即使是要摹仿鲁迅的手笔，本身也必须要有斤两，如果硬硬要去摹仿沾光，恐怕会“画虎不成反类犬”，那岂非贻笑大方，令人喷饭？

区区只是一个胸无大志，平平凡凡的写作人，既不懂得什么意识流，更不敢高攀堂堂“鲁迅风”，谨此声明，以免后论。



九九年九月九日

编委 ■ 岳衡

目	■
录	■

- 封面
崔冰：“清流”（剪纸）
- 封底
霹雳文艺研究会会员/前会员的美术作品
- 封二
紫梦羚：文艺的清流（诗）
- 封底内页
霹雳文艺研究会会员/前会员的书法作品

- 清流·交流
崔冰：文艺会州一周年会庆.....1
驼铃：从“定位”谈起.....2
岳衡：谨此声明.....4

- 散文
徐持庆：转瞬留华三十年.....8
逸清：风风雨雨三十年.....12
章钦：回顾文艺道路，再攀文学高峰！.....14
看看：想起文艺会.....16
嵇瑛：曾经一起走过的那一段日子.....18
林慕：写在庆祝霹雳文艺研究会31周年.....23
翠园：社韵与小鼠.....28
一介：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30
许心伦：乜童歌王.....33

■	目
■	录

罗拉：红豆.....38
 崔冰：童年朗唱的客家童谣.....40
 凌云：散步的艺术.....47
 江馨：岁月拾碎.....50
 小碧：平平淡淡是一种幸福.....52

○ 诗

潇枫：洞寄《清平乐》.....54
 王枝木：班顿汉诗.....55
 驼铃：鸿爪小集.....56
 田舟：吹箭筒.....58
 赵杜：壮志 - 磷光.....59
 朵拉：哽咽的并非我的声音.....60
 王涛：中国东北江行诗二首.....61
 邓长权：吹口哨.....61

○ 小说

朴石：胜在起跑线.....62
 有明：股票福星.....66
 谢伟恩：真相.....69
 臻杰：鸿沟.....72

○ 赞助《清流》出版费.....85

○ 稿约.....86

○ 订阅单.....87

○ 编委.....88

转瞬韶华三十年

■ 徐持庆



《清流》主编崔冰给我捎来一信，说：“你是文艺会的创办人，也是第一和第三届会长，担任了七届理事，是文艺会的一位重要人物。因此诚心邀请你为特辑执笔，写写文艺会创立经过的点滴，以给后辈作‘史料’参考。”

收到这封信，我真的有无限感触：既慨叹韶华之易逝，亦缅怀当日之风光。回想起当初策划成立文艺会，至今匆匆已过了卅多年。

那是一九六四年的事了——

蕉风出版社联合全国校长职工总会霹雳分会，在怡保筹备举办一个为期六天的文艺创作研究班。当这个消息在报上披露后，霹雳州许多青年都感到万分兴奋。由于这种活动当时在霹雳州尚属“创举”，大家都纷纷探询举办的详情。到了日期正式公布，一阵微风开始在各中学间飘荡，许多学生争向报名处索取章程和报名表格，报名者超过一百五十人。经过严格挑选，有七十名被录取了；其中育才中学占百分之四十五，霹雳女中占百分之二十五，深斋中学占百分之十五，培南中学占百分之七，三德中学占百分之五，圣母中学占百分之三，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一群爱好文艺的在职

青年。

这次活动由当时的蕉风出版社社长黄崖亲自莅临怡保奔走策划。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日晚上，一个隆重的开学礼在霹雳华人树胶公会举行，接着一连六晚举办了如下的讲座：

(1) 陈郁菲主讲“陶潜的生平和思想”；(2) 彭仕麟主讲“旧诗的欣赏和创作”；(3) 许健吾主讲“词的创作”；(4) 吴鹤琴主讲“新诗研究”；(5) 胡德馨主讲“中国的旧小说”及(6) 黄崖主讲“小说创作”。

在同年十二月廿一日至廿七日，蕉风出版社更在槟城海滨举办了一次“北马青年文艺创作研究生活营”，使当时在霹雳及槟城参加过文艺创作研究班的青年有另一个机会聚集在一起。也由於这次生活营，使当时出席者有机会共同策划文艺活动，为日后成立的文艺研究会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自此以后，一群在怡保曾参加过生活营的朋友，最初定时在酒楼聚会。后来他们在怡保玫瑰园租了

一间小屋子作为活动场所，因此就有了更多聚会和活动。黄崖在《霹雳文艺研究会周年纪念特刊》上写道：“在玫瑰园的那段日子，他们经历了很多重大的考验，但他们具有坚强的意志，虽受风雨飘打，却坚定如磐石。有一次我劝他们放弃玫瑰园，和其他团体合作，他们谁也不同意我的建议，记得当时有一位女孩子站起来说：‘我们的家虽穷，但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家！’令我感动得落下泪来。”这是霹雳文艺研究会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的“孕育期”我所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

由於黄崖不断的奔走催策，一班以怡保为中心而热爱文艺的朋友，终于商讨要筹组一个“文艺会”之类的团体。经过多次座谈，结果在一九六八年，公推李明堂、李锦禧、张顺兴、梁锡铨、梁铨汉、邓德根、朱经忠及徐持庆等九位，组成筹备委员会，草拟章程，申请注册，并把会命名为“霹雳文艺研究会”。

同年七月卅一日，大会章程获得社团注册官批准，於是“霹雳文艺研究会”乃宣告正式成立，当时的会址是怡保玫瑰园天猛公路三号，

会员约七十人。

同年十一月三日召开会员大会，选出首届理事，接着筹备开幕的工作乃告展不，这时大家都认为玫瑰园离市区较远，交通不便，遂决定把会所迁至怡保拿督路十五号。

经过两个多月奔走，“霹雳文艺研究会”终于在一九六九年元月十六日举行隆重开幕典礼，当日出席的嘉宾包括作家、文教界俊彦、社会名流及各报记者等百余人，其中包括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王叔岷教授。

文艺会成立之初，大家决定全力以赴，推动文艺，规定“每周必须举办一项文艺活动”，当时真是豪气干云。兹就手头资料，抄录部分活动如下，可见当年活跃的情形：

正月：王叔岷教授专题学术演讲：“论鍾嵘《诗品》评陶渊明诗”。

主办“全吡叻华文文艺小说创作比赛”。

二月一日：邱衡山主讲“卅年前美术专科学校的演进”。

三月一日：黄崖主讲“当前的文坛现象”。

三月九日：杨襄云教授主讲“美术与人生”。

三月廿二日：朱昌云主讲“律绝诗的作法及介绍陶渊明诗”。

三月廿九日：徐持庆主讲“诗的平仄与韵脚”。

四月五日：张逸萍主讲“小说作法及其他”。

四月十二日：徐持庆主讲“文艺小说与黄色、灰色小说之分野”。

四月十九日：杨水源主讲“教育平等与教育均等”。

五月三日：陈怀秋主讲“漫谈割讎学”。

五月九日：主办“全怡保中学校际文艺问答比赛”。

五月九日的活动举办过后的第四天，非常不幸地，本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五一三”骚乱事件。由

於时局的影响，本会一切对内对外的例常活动，被迫宣布暂停。

此后，文艺会就在这段非常时期，以“十分谨慎”的步伐，断续举办了往后的活动。从这时开始，文艺会的公开集会，往往“得蒙”政治部官员“自动列席”，使我们这班年轻小夥子提心吊胆很不自在。我更要不时“提点”出席演讲的贵宾自我约制，把讲词敏感的部分着实过滤澄净，免得发生事故。尽管如此，吉隆坡政治部的官员还是上门“拜访”过我，很客气的拿了我的指模。但我们自问举办的是健康文艺活动，因此对政治部的“关注”倒也不很放在心上。

霹雳文艺研究会的成立及发展，是经过不少崎岖路程的，所幸都一一克服过来了。在本邦而言，类似的文艺团体，本会是第一个成功立会的。在这些岁月里，由於历届理事及会员的充份合作，全力献身推动健康文艺活动，发展会务，更排除万难出版《清流》文艺期刊，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最近还购置了本身的会所，對於日后发展会务必然更见顺畅。

现在，转眼又届立会卅一周年了。这卅一年时间的过去，并非“工作段落的完成”，应是“未来使命的开始”，谨此与大家共勉。

一九九九年八月廿日



风风雨雨三十年

■ 逸清



今日秘书递来一封信问我：这是你的信吗？因为没有英文名字，但从邮票处知道是从马来西亚寄来的。我接手一看，中文名字是我。阅后才知道崔冰文友从怡保寄来的函件，邀请霹雳文艺会的旧友为创会三十一周年会庆而写点感言。实在想不到这位朋友会“追踪”到菲律宾来拉稿。读了她的信，望着那文艺会的徽章，是感动也激动。都三十年了，霹雳文艺研究会能屹立不倒，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为霹雳州之坛带来一股欣欣向荣的文艺花香，同时也栽培了一班又一班的文艺爱好者。最欣慰的是还有能力去购置自己的会所。心想这班人真是不简单。

离开怡保市都有三十多年了，但维系着我对山城及朋友那份真挚的感情，《清流》也是主要桥梁之一。每次接到章钦兄寄来的月刊，我必定在当晚读完，一是可解乡愁，二是可追思昔日一班文友及记取一些美丽的回忆。这也该是感情生活的一部份。

人云创业难，但守业也不易，能将其业发扬光大，更须有开拓大业之精神及坚决的毅力。文艺会同人的精神可敬。

如追溯霹雳文艺会的创办，这该谈到它的前身“蕉风文艺班”的创办。记得那是1964年吧，我便参加了这个研究班。当时带动者是黄崖及慧适。临时会所是设在怡保玫瑰园。每个星期六晚上，十多二十位会员便聚在小小的空间听讲座，讨论文艺活动或者练习写作。那时也办了一个壁报

作为写作的园地。会员人数虽不多，但那股热忱，心灵的快活现在回忆起来也是很感人。数年后，大家都认为有设立霹雳文艺研究会的需要来推广文艺活动。於是在持庆的领导下，筹备工作便积极展开。霹雳文艺研究会也在1968年诞生了，而会所是设在拿督路（Jalan Dato）一间高脚屋，其时会所很简单，但文艺气氛很浓，随后绘画组、歌咏组、戏剧组也开始成立。会员也慢慢增加，那班朋友有：秉铨、美良、伟胜、锦禧、英杰、月钳、国华、华毓、永练、李苍、李明、锡铨、怀冰、雅梅、雪虹、玉蒂、宝珍、玉燕、丽贞、锦芳……还有很多……

那时的活动包括文艺创作比赛、中学生演讲比赛、文艺晚会及画展等。这些活动主要是推动一些健康的文艺活动，二是为会筹款。提到筹款，这是最头痛的事。因为活动扩大了，开销也增加。有时大家唯有分成小组去联络一些慈善人士捐款来维持会务开销。我最记得有时周末与持庆到处去“扑水”。这些奔跑都是需要时间及人力。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那股傻劲还是有价值的。我还记得有一段时期，我们没有会所，唯有借用深斋中学作

为临时活动中心。

就是靠了年青时代那股冲劲吧，最后文艺会总算在广东会馆设立了自己的会所。

后来我本身因升学及工作关系，与文艺会的关系慢慢脱节。最后，还是靠订阅《清流》来维系对文艺那份感情。文艺会那班朋友，各散东西，有些也有几十年没有见面了，希望在十二月十九日那天能碰上。通过文艺活动，却也结识了一班真挚的朋友。每次回山城，还会聚在一起谈谈旧事，追忆那股推动文艺活动的劲力。

今日知悉文艺会将在今年12月庆祝创会三十一周年。这是多么高兴的事。《清流》是文艺会的血脉，从1990年创刊至今也有十年了。无论多辛苦也要坚持办下去。我也向这班文艺功臣的毅力敬礼，我认为《清流》是“清水长流”，“清”代表文人那份纯洁、热诚的心，“流”则是永恒的象征。在迎接2000年的到来，让我在南中国海的另一方为文艺会同人祝福，好让文艺的鲜花永远开放。



回顾文艺道路，

再攀文学高峰！

■ 章钦



抚今思昔，心头总算有一阵阵的欣慰，因为，喜见霹雳文艺研究会有了—定成就，同时，也有了自己的会所。

犹忆一九八九年，文艺研究会面临解散之际，我邀请资深作家驼铃先生，出来儒领导文艺研究会，他快口答应。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怡保的小云顶小贩中心，大家决定霹雳文艺研究会今后着重搞文学的活动。不久后，驼铃先生带动—些写作人加入文艺研究会，记得当时有紫梦羚、王涛（莎露羚）、—介、郑可达、良木等。

当他定了会务方针，便积极展开各项活动：举办文学生活营、文学讲座、出版《清流》文学期刊、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担任许多文艺创作比赛评审工作、出席各项文学盛会，还有是相声演出等。

是的，在这十个年头里，我们虽然没有作出很好的成绩或巨大的贡献，但是，大家都在尽心尽力；当年出版的文学期刊《清流》仍然坚持继续出版，目前已经出版到第44期了，这一点会叫我们感到—分的自豪，毕竟，—份纯文学刊物，已经屹立在马华文坛上十个年头了，也真不是一件易事呵！

在一九九七年，理事们下定决心，发动筹购会所，因为，购置会所是历届理事们的心愿，然而，金融风暴接着就在那个时候发生，国家经济顿时陷入萧条；许多人都这么说：“这个时候筹款不是时候。”但是，决定了的事，又怎能不去做呢？於是，我们毅然去迎接前面的困难与挑战，真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胆色，大家也就东奔西跑，甚至放下了工作，四处征求赞助；这种的苦，外人是不可想象的。经过大家的一番努力，再次证明文艺研究会还是获得社会人士的认同与肯定，许许多多的热心人士，都纷纷解囊相助，给我们鼎力支持，给了我们温暖，虽然尚未达到筹款的目标，不过，总算筹足购置会所的款项，把会所购置了下来；真的，文艺研究会有自己的家了！

三十一年了，走过的路，都是风风雨雨，但是，前面的路还是要走的，前面的路，就是步入另一个世纪了；廿一世纪的道路，相信还是崎岖不平的。大家都知道，文艺最不好搞；因为好搞的，早被人搞得有声有色，所以，我们心甘情愿去接受这项不好搞的社会文化活动。前面路漫漫，有黑暗也会有

黎明，让我们作一番检讨，然后调整步伐，再度上路吧！别人可植树造林，我们就把文艺鲜花撒下祖国大地！

不管怎样，文艺研究会有今天的成就，都是历届理事们的努力贡献，同时，也是各界人士共同的成就，若没有各方面出钱出力，这三十一年日子，我们又怎能安然渡过呢？所以，文艺研究会始终是大家的，日后也仍旧是大家的；我们一直在盼望，更多写作界及爱好文艺的朋友，加入我们的队伍，壮大我们的阵容，提高我会文艺工作的素质，去面对廿一世纪的到来，再攀文学的高峰！



想起文艺会

■ 看看



七月中旬，接到《清流》主编崔冰来信，提起霹雳文艺研究会为配合三十一周年会庆，决定在十二月第四十四期出版一本会员及前会员作品专辑，以资纪念，希望大家写一些与文艺会有关的作品，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事。

我不是专职写作，但与写作，说起来至少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霹雳文艺研究会，成立了三十一年，我一直把它放在心里，作为写作的一种寄托，也是一种希望，虽然这么多年来，我奔驰为生，工作繁忙，不能积极参与文艺会的工作，但偶有参与活动，特别亲炙到早期的叔权（徐持庆）非常狂热地推动文艺会活动，以及中期郭绪益的大力发展，后期驼铃、田舟、章钦等的拼老命搞活文艺会，并在千辛万苦中创办《清流》文学，让我这个蛰居乡区的写作人，衷心地敬佩，无以为报，只得把一些作品寄给《清流》发表，作为文艺线上的精神支援。

想起三十多年前，我与朱昌云，程万鹏等在怡保创办学源与新潮杂志，办得有点声色时，万鹏因病早逝，昌云随后离开文坛，我也因生活问题，从文坛退隐了十多年，那些前尘往事，虽历历在目，却倍感茫然！后来从事教席的叔权，凭着一股文艺热情，把霹雳文艺会搞活了，那是一幅十分美妙的画景；可惜，叔权后来也因个人的生活问题，辞了教席，去从事建

筑业，那阵子的文艺研究会，自然也就“花自飘零水自流”，乏人顾惜，说来痛心！

后来，有干劲的郭绪益来了，跟着文艺尖兵驼铃，章钦、田舟等也来了，文艺会像火凤凰浴火重生，既有文艺活动，又有文艺花圃，让许多有文艺细胞的老中青，前来从事文艺的栽种工作。

倏忽三十年，人事的沧桑，不可言喻；但文艺的花朵，却在默默地盛开，这是许多人预料不到的事吧？

写于27-8-1999



曾经一起走过的

那一段日子

■ 峇瑛



今天收到崔冰的来信，知道霹雳文艺研究会将于十二月十九日举行卅一周年会庆；为配合这项庆典，《清流》44期将出版会员及前会员作品特辑；她邀约我写写与文艺会的当年情。

时间过得真快啊，文艺会已成立卅一年了。看着信件，内心激动万分，回忆有如缺堤的河口，往事如洪水般喷射而出；难耐这莫名的激动，胸口一热哭了出来！

从阁楼里拿出一个尘封已久的盒子，里面盛的是对文艺会的感情和那一段与文艺会伙伴一起走过的日子——

我是在一九八一年四月间从报章上读到一则文艺会的广招会员新闻后，加进文艺会的。那时我还是一个只念过四年小学的车衣女工，由于家贫自幼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因此我时常阅读自修，对文学非常喜爱，以补自幼失学的不足。当时，我心想，文艺会定是一个研究文学、诗词的团体，因此很想参与，但心里又感犹豫。

有一天，我终于来到了设在怡保广东会馆三楼的文艺会会所。里面场

地很大，环境很好，有一群年青人正在会客厅里谈天；他们见到我便过来招呼，记得其中一人是廖运祥；还有谁呢，一时想不起来。进到内堂却吓了一跳！何故摆设像个灵堂？运祥告诉我，是悼念一位车祸逝世的优秀伙伴陈福全。

从此，我开始在文艺会活动。每次，我一个人从高温街的工作住所步行到会所参加小组活动，有时和大伙清谈，也认识新朋友。当时的文艺会有很多小组活动，如歌咏、戏剧、相声、口琴、舞蹈，还有一个特为新朋友而设的国语补习班。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奇。

印象中，这个团体的伙伴给人的感觉很真，很纯朴，又很热情；虽与我先前所想象的研究文学诗词有所出入，但我喜欢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情。

我参加了歌咏组，当时教我们唱歌的是甄秀英，她弹得一手好钢琴，歌声更是美妙悦耳；我喜欢她，难忘她那灿烂的笑容，她有一位妹妹慧冰也参与活动，两姐妹，两个样子。文艺会里有许多文艺伴侣，秀英和修泉共组美满家庭，松就和

昭莲是一对，还有绪益和金梅、清林和美娟、兆熊和丽燕、司徒和翠屏等。现在他们的孩子也该上中学了吧！

文艺会首次庆“三八”妇女节，而我也首次认识妇女之母蔡特金；以后，对一些课题开始了探索。

由于自小失学，相应也失去了所谓的团体活动，所以我兴致勃勃的参加文艺会举办的各项郊游活动，如邦咯岛露营、红毛丹河一日游、参于“金鹰爬山队”“大平山集训”，（金鹰爬山队共有十二位队员，于八二年征服大汉山，只可惜我不在队中）

文艺会举办电影招待会，筹募活动基金，我也随着大伙沿户挨家的售票。

我参与壁报工作，开始学习写文章。我和慧真、司徒、伟贤经过多天的辛劳，“向阳”壁报终于出版了，会友争先阅读、赞美。很多会友阅读后还会探讯，某篇是你写的吗？某某是你吗？

开始整理图书馆，在整理书籍

时，发现有一本名著的内页写着以下的句子：“这本名著，我到书店，从玻璃橱上取下的次数，已经不能记忆起了，为的是钱的问题，现在终于买下了，感到无限愉快。”

一九八二年董教总决定派出华教精英参政，以便通过里应外合的策略，更有效的为华教斗争。当中的斗士有郭洙镇、许子根、王添庆等。那年适逢大选，霹雳州华团、华教人士成立助选团到甲洞为郭洙镇助选。文艺会与华教的关系密切，一些伙伴也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助选团，我也随大队“远征”甲洞助选。四年后的一九八六年又参与了“霹雳州华团、华教人士许子根、王添庆助选团”到丹絨区的助选工作。

文艺会十五周年会庆，出版了一本纪念特刊；当时亦举办“马华文艺与国家建设”研讨会，主讲者是郭洙镇律师和马来诗人国家文学奖得奖者奥斯曼·阿旺。文教界精英都汇集在山城，聆听这两位主讲人精辟的见解，热烈研讨，盛况一时，感觉是一项比较严肃的大事。

文艺会也举办另一项“文艺讲座会”，邀请韦晕、丁云两位写作

人来会所主讲；当时，我做司仪，有明是主持人。讲座会吸引很多年轻人出席聆听。印象深刻的是丁云讲的故事：“最后一片落叶”。时迁日移，韦晕老先生已逝世好几年了！

影响我最深的是司徒育敏，他是个宏观的知识分子，时常客观地为我分析文艺会的前景，引领我探索一些课题，启发我的思维，让我看清问题的核心。也这样，我渐渐成为文艺会的核心分子。

章钦这位在文艺道上前行的伙伴，高瘦的黑个子，一脸爽朗充满信心的笑容，时常给我鼓励，给我信心。他常说自己也是“小学生”，只要有心，用心加努力，写文章并不如想像的难。唉，此话没错，可惜我是个不会用心又加懒散的人，所以写不好文章。

有明是我的先生焕平的小学老师。文艺会有好几位会员都是有明的学生：如绪益、金梅、翠屏等，他们都尊称有明为陈老师。

我和有明在文艺会认识、共事（文艺会理事），非常投缘，常直唤她有明，常给焕平责备。虽说有

明年纪可作我的长者、师长，但她赤子情怀，待人真诚，热情爽朗，每次听到我的声音，高兴都来不及，那会计较称呼，还是唤有明好，多自然亲切。

渐渐地不知何时开始，多位主干理事先后离开了文艺会。他们是修泉、秀英、松就、昭莲、丽燕、瑞华等；伟贤、信有远去新加坡，运祥、传平、德华、明才等则在丁加奴发展。此时，幸好有绪益、司徒、章钦、有明、兆熊、翠屏等回来扶持，力图振作。

活动渐渐改变了，兆熊的书法班、翠屏的水墨画班、读书会，还有图书馆每天开放；口琴组在彭志强的领导下还很活跃。舞蹈组，也在金莲、丽霞、洁云等组员的支撑下还勤排练，其他小组都停办了。

后来，洁云也去吉隆坡工作了。八五、八六年的文艺会凄风苦雨，若大的会所冷冷清清，只有我一个人在图书馆驻守。也从未想过自己的安全，不是一天，而是每一晚，独自一人从住处步行到会所，十时过后又步行回去。以前还有焕平接送我，后来他也去了吉隆坡工作。

又后来，我搬回怡保花园，交通更不方便，但我还坚持着。一天，我在问自己：还坚持什么，难道你驻守在文艺会，文艺会就能不倒吗？该是蜕变的时候了。想通了，我就没有到文艺会了。直到我婚后，搬去吧生居住。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日文艺会举办廿五周年会庆，有个叙旧自由餐会。同地点也办两日的书画展。当晚济济一堂，新知旧雨欢乐相聚，互通近况，大多数的伙伴都成家了，拖儿带女好不热闹，话题离不开儿女经。

世事多变，环境、人事也如此，文艺会已有所改变，会所已搬进郑太平路一个小单位。由资深写作人驼铃“掌舵”，出版了《清流》文学双月刊。细看《清流》尚有不少海外作者的作品。

瞬间，文艺会今年要庆祝成立卅一周年了。当年的小伙子，小女孩也步入中年了。各有各的经历，磨练，各有各的精彩。

家里挂着一幅兆熊画的水果菜蔬图，两棵白菜、三朵冬菇，还有

两条小红辣椒；“澹泊”两字写得那么平和又有劲。

澹泊明志，宁静致远，我只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空余时间，研读佛书，参与佛教团体的活动。

文艺会会徽形状像一粒种子，种子的中间有一颗红色的花朵，意为文艺的种子，而文艺的花朵随时准备开放。有心人一直在扶持、培育、保存文艺会的种子。只要因缘际会，随时会开放出灿烂的文艺之花。我有这样的期盼。

这不成文的篇章是有感而写，碍于才情，只敢叙事不敢述情，很多情节是靠印象，随想随写。没作什么修改或修词，一切自然就好。

（稿于九九年七夕夜）



写在庆祝霹雳文艺研究会

31周年前夕



■ 林慕

前言

霹雳文艺研究会成立至今已有31年历史了！经过风风雨雨的31年，“文艺研究会”仍然坚定不移地站稳其立场岗位，这是值得文艺会同人感到光荣与骄傲的。其坚毅刚强的奋斗精神更是值得文艺界人士尤其是年青一辈的文艺爱好者学习依仿效的。

回顾31年来，大马华人社会所面对种种文化困境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研究的。是以，在庆祝霹雳文艺研究会31周年前夕，本人想谈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但愿能发挥“抛砖引玉”之功效。

文化困境的根源

如果我们要深入了解创立霹雳文艺研究会的历史意义和社会功能，唯有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文化困境谈起。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文化传统的承传与发扬，由于在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和破坏，因而不论是在战乱时期抑或和平建设时期都不能全面而有系统的、也不能在很自然顺畅的情况下承传传统文化的精华。相反的，传统文化的糟粕和内部的沉痾故疾却

越积越深越沉重。另一方面，由于不断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马华文化主体意识的流离涣散，四分五裂，丧失了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就是当前我国华人社会的文化困境。

文化运动的三面旗帜

长期以来，大马华人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的非但得不到政府的关怀与提携，反而受到种种不合理、不民主的压制与破坏。是以，进入80年代华社便掀起高潮迭起的文化运动，高高举起“种族平等、政治民主、文化开放”的三面旗帜。无可讳言，80年代华社的文化运动带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实践色彩。这是跟残酷的“种族政治”的现实社会是分不开的。尤其是针对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同化”意图的最紧迫课题更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

文化困境面面观

(一)《文化总纲领》的论争

在《文化总纲领》的课题上，董教总和华总产生意见分歧。结果双方陷入争论中。

如果我们认同华总所拟订的《文化总纲领》是80年代文化醒觉运动的延续，那么董教总所坚持的“一个共识，两点精神，三个基础，四项原则”的方向和内容，正是准确地把握时代的主题，以时代精神为基准，作出自己的文化价值选择。相反的，如果我们认为董教总所坚持的立场和方向，是一种“价值偏转”，是很宿命的复归到救亡的政治斗争，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那么无异认同目前不平等、不民主的“种族政治”的文化教育政策与法令以及“种族官僚”的行政偏差是合理的、是可以接受的，不是阻碍我们文化建设和建立有系统的民族教育制度的致命伤。

80年代的文化思想启蒙运动，为我们规定了最紧迫的实践任务，就是唤醒民众把握住《华团宣言》所拟定的方向和几项行动纲领。文化醒觉运动已日益带上时代的新特点，即日益同争取社会进步的政治变革结合起来。

(二) “文学断奶”的迷思

我国独立42年了！独立后出世的新生代，早已进入四十不惑的年龄。他们的教育背景以及所受的文化熏陶，都深受国家文化教育政策“同化”意图的影响，久而久之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认同，逐渐疏远式微。

迈入90年代，自然而然的一些新生代的文艺创作者，便提出“本土化”的创作意识。他们强调文艺创作的主体意识，应当体现本土意识，与中华文化完全分割开来。于是便提出了“文学断奶”的口号。因而在文艺创作方面便产生了二个流派：一是强调本土意识的“本土派”；一是主张承传于传统文化的“传统派”。

其实文化的形成与变革总是离不开人的活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创造。然而脱离了变革自然和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不可能有任何积极意义的精神创造。因此从根本的意义来说，文化只能是实践的产物，而本土是实践的基地。文化承传与发扬，必须扎根于本土，才能开花结果。

传统文化是文化之“源”，是“种子”。没有种子的土壤再肥沃也是徒然，无从生根发芽，便遑论开花结果了。

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产生于社群与族群的社会实践和生产活动。不论是承传传统文化或是吸取西方文化之精华以及融入本土文化和世界文明中，这是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塑造新的文化过程中，我们绝不能把三者互相孤立或对立起来看待。三者间是相辅相成的，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承传传统文化的过程，就是吸取外来文化精华的过程，也就是融入本土文化的过程。

文化的承传与建设，本无“本土派”和“传统派”之分。若是把两者孤立起来甚至对立起来看待，那是错误的、唯心的，是主观片面之论断。两者间绝不是矛盾的对立面而是相辅相成的。唯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长出新的文化品种，开出新品种的文化花果。

我们必须超越门户之争，从派别中解放出来。以坚实的人生观和远大的世界观建设马华文化，树立

民族的前途和远景。这就是“霹雳文艺研究会”的方向。

(三)“大选诉求”的吊诡

这是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最光明的时代。

第十届（可能在今年1999年）全国大选，充满着异数和变数，令人雀跃万分。

由董教总等11个华团主导草拟的“华团大选诉求”，自今年8月推出以来，迄至本月(9月份)已获得全国各地两千个团体的签署表态支持；此外尚有许多团体已经签署，有关文件正在寄送途中。令人费解的是，其中两个全国性的华团领导机构，即中华工商联合总会和中华大会堂联合总会，都没有签署，引起一场广泛而激烈的争论。

或许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华总会长张征雄改变语气说“认同而不签署”。真是匪夷所思。有人比喻说这种只“认同结婚而不注册”为合法夫妻的“同居论”，置妇权於何地？事情的演变令人难以意料。根据《每日新闻》9月8日在“华

总评击华团”的标题新闻中，这样写道：“张征雄认为有关华团不应伺机为难政府，而不重视政府的贡献。基于政治稳定及全民团结，华总支持国阵继续执政”。

“既然国阵政府的态度开明，华总认为所有诉求应通过协商方式，而不是采用要胁手段破坏种族和谐。”（上述新闻摘自9月18日南洋商报内新闻A2版）。

如果把华团的“大选诉求”理解为是一种“不合时机”的“要胁政府”的手段，而强调通过“国阵式”的协商方式，那么这种思维模式，简直是陷入一种习惯性的“国阵式的协商文化”，也就是封建式的“屈从文化”，“举手举脚无用论”的翻版。

其实，华团的“大选诉求”所涵盖的课题，包括国民团结、环境保护，议会民主、反贪污、检讨私有化政策等，都是超越种族的诉求，都是从全民利益的角度出发。至於所提到的华文教育问题，也是把它放在母语教育的宏观思考。“诉求”不仅是《华团联合宣言》的新版本，它更是华人社会走出多年来

的围城心态，抛弃传统的自卫姿态，走向马来西亚国族主流，与其他各族汇流表达共同命运的划时代文献

“霹雳文艺研究会” 的实质意义

任何文化或文艺研究的实质意义都不能脱离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唯有通过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才能展现“霹雳文艺研究会”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

思想启蒙为先导

必须认清文化或文艺诉求与历史难题、政治难题和社会难题的内在联系。不论是文化变革或政治变革，都必须以“思想启蒙”为先导；也就是启“文化”之蒙，启“政治”之蒙。

文化变革，不论是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或是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和消化或涵化外来文化精华，归根究底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变

革。而文化变革和“社会结构”的变革，都必须以“活动结构”的变革、文化变革和“社会结构”变革三者间的关系问题。其中“活动结构”变革的每一步，都要适应其他两者变革的历史规律所决定的“阶段性程序”的要求。

如果思想启蒙，不能使人们普遍地形成对当下迫切的实践课题，产生自觉意识从而对变革社会的实践起思想发动作用，那么文化变革只能流于空谈。

历史证明：当社会结构成为历史进步的桎梏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历史地提出相应的实践任务时，就会使文化价值系统本身的矛盾和冲突激化而酿成价值危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启蒙运动才有可能发生。

文艺研究会的历史使命便是唤醒民众的“文化启蒙”。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长期以来受到政府的文化教育政策法规的“同化意图”的强迫压制下，“文艺研究会”的历史使命更形重要而迫切。

稿于19.9.1999

祉昀与小鼠



祉昀是文友永乐多斯的小女儿，当永乐诞生她的时候，我曾经去医院探望过她母女俩，时间如流水般一点一滴地飞过，在不知不觉间祉昀已经十岁了！记得当她七岁的时候，永乐应邀前来怡保演讲，永乐在我家作客，并带了祉昀来。

当年我家养了一对天竺鼠，雌雄各一，身披金黄色的长毛，非常可爱！当天竺鼠鼠丁兴旺时，一共生了十只小鼠，但我精力有限，虽然我对小动物如猫狗小鸟小鼠都极其欢喜，但每天须饲养并洗涤笼子，对我来说也不胜其负荷！遂将天竺鼠分送给小朋友，因此我也送了一对给祉昀。那次祉昀来我家作客，我才了解到她对小鼠宠爱有加，她携来一只售价极其昂贵的塑胶鼠笼，里面上上下下有通道，小鼠在通道中可以钻出钻进，极其有趣！据永乐说我以前送给祉昀的那两只天竺鼠，一只逃走了，芳踪渺然，另一只祉昀怕它寂寞，遂要求她母亲从宠物店买了一只回来配上一对。

从此祉昀每天从学校下课回家便和小鼠玩，天竺鼠个性温驯，能翻风车作各种游戏，除了母鼠生产后，为了保护它的婴儿，它才会咬雄鼠赶它走开，饲养它的主人如果骚扰它，它也会咬主人的手指。祉昀常把天竺鼠从笼中捉出来，放在她胸前，放在她的口袋里，她也常用自己的牙齿咬开

葵花子喂给小鼠吃，她也为小鼠冲凉，并用特制的小奶瓶喂小鼠喝奶，好像一位小母亲抚育她自己初生的婴儿一样，祉昀这样地细心宠爱着她的天竺鼠，对着她我真感到有些惭愧，因为我祇是每天按时给小鼠添加食物，为了怕邻近的野猫侵袭，我把鼠笼白天挂在凉台上，其实天竺鼠天性是白天睡觉惧怕阳光的。

我想祉昀的日常生活已与小鼠打成一片，到了“浑然忘我”的境界。孩子的心是单纯的，对万事万物充满着爱心，何况天竺鼠披着一身金黄色或纯白色的柔软的毛，两只乌溜溜的眼睛老是盯着人看，它们的伶俐与憨态也足令孩子们动心和天竺鼠做朋友。

祉昀平日在家的确也缺少玩伴，她的大哥已出国念书去了，二哥又比她年长十岁，家中有谁同她玩？所以她也祇好和天竺鼠玩了！

祉昀也真长得乖巧，记得她在我家作客时，我也陪伴她和小鼠一块儿玩，她总想些点子逗我欢笑，她唱起歌来分三种不同的声调，一种是男高音，另一种是女高音，还有一种是老人唱歌的声音。她也常

常朗诵书中的故事给我听，有时用英语，有时用华语，和祉昀在一起玩我内心感到非常的快乐。

上两周我因事去了吉隆坡，永乐携了祉昀来我居处探望我们，祉昀已长得很高，而且眉目清秀——她更显得懂事了！她依依地坐在外子森元和我身旁，殷勤地问候我们的起居。她还携来两只小天竺鼠送给我，用一只漂亮的小笼子乘着，一只是纯白的，另一只是黄白相间的。

我和永乐的“忘年之交”已延伸到祉昀的第三代，这应归功于我们都有爱好养小动物的嗜好。



地瘦栽松柏

家贫子读书

■ 一介



宋朝时候，福建省莆田县人陈俊卿，到京城参加殿试，结果荣获第二名（即“榜眼”；第一名称为“状元”）。在琼林宴上，拜见皇帝，皇帝问起他的家乡情况，陈俊卿在介绍自己的莆田县时，进出这两句话：

“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两句话时，精神为之一振！

我不是兴化人（莆田县和仙游县合成旧时的兴化府，现在的“兴安会馆”即其地缘性组织），不过对于天后（妈祖）家乡文风的鼎盛，不能不怀着敬意。根据统计，在科举时代，兴化籍士子（读书人）考获功名的（如“进士”之类），在全国是排在前几名的！远在宋代，中国南部许多地方还是未开化的蛮夷之区，仙游已产生了著名书法家蔡襄，莆田出了著《通志》一书的学者郑樵，在《水浒传》中，权倾一时的奸相蔡京，也是仙游人！而现今在中国大学入学统一考试中，兴化籍学生的录取率依然排在前几名，此外它更是全国闻名的田径运动之乡。当我们考虑到江南才子（如江苏、浙江等省读书人）的天才

横溢、文思敏捷，对穷乡僻壤的兴化士子那种力争上游的良好表现，怎能不肃然起敬或鼓掌叫好！

莆田前临大海，后接山区，地味贫瘠。在农业时代，工商业不发达，生产全靠农耕，莆田人的生活，必定不会富裕的。“地瘦栽松柏”这句话，自然只是比喻：松柏，是“岁寒三友”之一，“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它象征人格之崇高伟大！从古至今，华族爱用松柏来赞扬有气节的忠臣志士、不阿附权贵风骨铮铮的君子！诗圣杜甫在长诗《古柏行》中大声讴歌：“……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如果陈俊卿对皇帝讲的是“地瘦栽五谷”，那就显得平凡了；或者像缅甸、泰国边境的“金三角”，“地瘦栽罂粟”，只顾自己赚得盆满钵满，不管由罂粟果汁炼出来的鸦片与吗啡为害世界，那就十分“下作”了！倘若当地栽培出来的子弟，不知学好，却是像罂粟一样害人的毒物，为非作歹，戕害社会国家，当然也一无可取啦！

至于“家贫子读书”一语，也是可圈可点！中国古代，科举及第

的士子，或者在文坛、学术界驰名千古之辈，绝大多数出身贫穷的农家，极少是官宦子弟或商贾之子。我们单单以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做例子，检查他们的家庭背景，便可以证明这一点。贫穷子弟，受了教育，能够“脱离苦海”，不必重过父祖辈那种牛马不如的苦日子，这绝对可以肯定的！教育，使人获得谋生的技能，而且是“更好”、“更高”的谋生技能！举个例子：教导某甲捕鱼的技能，好过天天送鱼救济他，他有了技能，便不需要别人救济了，何况，“长贫难济”，的确难有能力长期救济啊！

现在世人都知道“知识就是力量”！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轻视教育，大开时代的倒车，关闭了全部的中学大学，所造成的惨重损失，简直是天文数字，更浪费了十年宝贵的时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取得繁荣进步，活得有尊严，“不被开除球籍”，非在教育方面大大投资不可！“再穷不能穷教育”之说，值得主持国政者奉为圭臬。

没有人能否认劳动是生产力，但它却只是原始的、初级的生产力。

学问与知识是最高级、最大的生产力！美国电脑业钜子比尔盖茨，靠学问知识，一天所获的收入，体力劳动者要操劳多少年才能赚得！

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竞争、人才竞争的时代，小至个人，大至国家，唯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免被时代所淘汰！

近年来，国际形势骤变，许多国家领袖或一代宗师的理论学说，发生了动摇，陈俊卿九百年前讲的两句话，却仍然闪烁着光芒！当然，受了时代的局限，宋朝时候讲“读书”，无非指的是参加科举，官场浮沉的狭窄道路，如今时移境异，“读书”早被赋予新义啦！



跳童歌王

■ 许心伦



七十年代的小镇上，依然充满了鲜明强烈的道教色彩。因此，说“跳童”是当时镇上存在着的一种职业，并没有什么奇怪。

阿强就是一名被镇上的哪吒庙请来跳童占卜的年轻人。

哪吒庙就建在我家屋后的一间小屋子里。屋子不大，面积只有八尺高，八尺阔，十尺长，是以木板为壁，锌片为顶。庙里的正中央摆了一张长桌，桌子上放了香炉，点了烛火，插上各种颜色的三角旗；香炉后立着几尊雕塑的神像，有哪吒，有孙行者，有地藏王，全都被熏得黑黑的。据说，这几尊神像就是这间庙的主神，有请即来，请完即回，就像驻诊医生一样，有病开医，无病休业。

阿强是一个矮个子，身材微胖，样貌平平，头发鬈曲，平凡得就像一个在街上闲逛的男孩，丝毫没有有什么特别。可是，没人意料到，他竟然也会神上身，大跳乱舞。

庙主把阿强请来后，就在屋外大贴黄纸、挂红旗开坛做生意。果然，几天后，生意一宗一宗的上门来，小神坛开始人声沸腾。

“跳童”的时间是不一定的，有时在上午，有时在下午，有时在晚上。我只要一听见铜钹皮鼓咚咚锵锵嗽郎嗽郎响，就知道阿强要跳童了。

阿强要跳童时，就得先扮哪吒三太子的模样，即除下衬衫，穿上一条红色的肚兜儿，露出一大片的背部，也换下央基裤，穿上宽松黄色的棉裤；更不忘把头上的短发束成两撮，绑上红丝带。当然，眼镜是必须除下来的，因为哪吒三太子并不戴眼镜。可是，金手表却可以戴，我就看过阿强哪吒左手带表进入太虚幻境。最后，哪吒是赤脚的，阿强不能穿鞋子。

阿强在嗽郎嗽郎的铜钹声中闭着眼，摇着头，抖着身子，不消五分钟，就进入了神界，引来了天神

神上身时，阿强就不是阿强了。他可能是哪吒太子，可能哪吒太子太忙没来，换了孙行者。那是要看阿强的神态而定。总之，他的身体语言就表示了他的身分。他的口齿也含糊不清，说着神灵朦胧不清的口音。在此时，庙主就会等在一旁，帮忙解释做翻译。

阿强身上的神灵问善男：

“你来做什么？”

“来看病，中邪了。”善男小声的答。

神灵算了算，透过阿强写下一道符，叫善男拿回去烧了，冲水喝。

有些善男，也会特地从老远跑来求真字，神灵也会画几个 NOMBOR EKOR 给他。

信女也会来问婚姻，看几时会红鸾星动。

神灵不能请来太久，当问了几椿事后，必须快快把他们送回去，不能让他们住在阿强身上的“房子”里，不然阿强就不是人了。

每当阿强神上身，我都处在信与不信之间。不信嘛，他确实像是中了魔，胡言乱语，全身不能自己；若信嘛，哪吒太子怎会看病？孙悟空怎会给中大奖的号码？孙悟空不是只会大打白骨精，翻筋斗，大闹天宫的吗？可是，说来就是奇怪，许多善男信女的要求都一一灵验了。

。被请来的天神还知道问卜者的大小底细，说的一点也不假呢。

跳了约卅分钟的神舞后，也解了几个善男信女的迷津，阿强已经汗流浹背。此时，是应该告一段落。接着，只听见阿强一声大叫，神灵冲出了他的身体，他马上跌坐在地上，或扑倒在桌上，全身虚脱，软绵绵的不省人事。过了不久，他才慢慢的苏醒过来。

善男信女满意的放下红包走了，阿强就下班了。他回去屋后冲个凉，换上了平时的装束，又恢复了阿强的模样，根本没有什么异样。我总是在奇怪，阿强是有着那一种的魔力，可以入神？每个人都能让神灵上身吗？这一切，对我来说，太邪太玄了。

阿强不止受聘为这间哪吒庙乩卜、解迷津、驱邪、出真字，还必须表演“火上行”、“砍刀背”、“刺舌头”、“钩皮肉”这些令人心惊动魄的邪门玩意。据说，这些是一种魔界最高的真功夫，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胜任的。

这个声势浩大的宗教仪式通常

都是在入夜才举行。那时，小镇上的村民全被一阵咚咚锵锵嗷嗷郎郎声，从远近被吸引了过来，在一堆炭火前围成了一个大圆圈。火焰熊熊燃烧，火星不时的爆发在漆黑的天地里。这时，阿强又扮起了哪吒三太子，准备赴汤蹈火，传达神灵的魔力。

阿强悠悠然地迷迷糊糊白走过火焰熄灭后的炭堆，一点也不痛似的。

他拿起了一把刀锋上有利牙的大长刀，在背上猛力的砍了三下，背上马上被刺出了伤痕，而属于人类的血液也涓涓地从刀孔里流了下来，但不多。

阿强两手交叉在后，被人按着，嘴里伸出长长的舌头，让人以一把细长的铁支穿过舌头，但是，不见血滴下来。

他胸前的皮肉被吊满了鱼钩，像一只可怜的大白鲨，终于上钩似的，非常吓人。

这些种种肉体上的折磨，似乎难不倒阿强，也没有令他畏惧与退缩，反而久而久之，就当众表演一次

看多了这种表演，也就觉得平常了。

其实，阿强在平时，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不会把人吓走。惟有在神上身时，才会有那种惊人与恐怖的举动。平时的阿强，穿着T衫短裤拖鞋，常在小镇上溜达，在咖啡店喝茶聊天，人们看见他时，只是这么调侃的说：那个哪吒三太子来了……

可是，阿强的这份乩童职业，只做了一年又九个月，就离开了哪吒庙。

哪吒庙又换了另一个乩童。

花开花落，一晃经年。

在我快要把阿强摒弃在记忆的门外时，突然有一天，我又在镇上见到了他。不过，这一次不是在哪吒庙里，而是在一个FUNFAIR的歌舞台上。

舞台上正有一个像阿强的歌者。我认得那个人就是阿强。他的外型没变，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他似乎比以前潇洒好看多了。原来，阿

强是身著西装，颈打领带，脚著皮鞋。你们说他在做什么呢？原来他正在台上唱着流行歌曲！

阿强几时换了职业，成了一名歌星，跟着一个流动娱乐场这边走，那边去？他不但能引吭高歌，还会表演话剧，做司仪，一切应付得头头是道，非常的老练。

我很诧异。乩童变歌星？那真是一件令人不敢相信的事。难道阿强除了有一身可以令神灵上身的魔力，又有潜在的音乐细胞与歌喉？他未免太多才多艺了。

我心想：这种转变对阿强也不错。从此，他可以过得正常些，不必上火山、下火海、砍刀背、刺舌头，做哪吒，让人为他心惊胆战。

FUNFAIR一连在镇上举行了十四天。真没想到，阿强就在我家隔壁的店屋里租了一间房间。有一天，他对着楼梯口的一个天台对我大喊：

“阿伦！请你替我找一首歌可以吗？”

“什么歌呀？”

“情人的眼泪。”

哈！阿强正在勤于练歌，准备今晚登台演唱这首歌吧？我把整本歌书递给他，说：

“你现在变成歌王了！”

“过奖了。我唱得好听不好听？”

“很好听。没想到你还会唱歌。你不跳童了吗？”

“不跳了。”

“为何不跳？”

“唱歌更好玩呀！”

“你这里唱完，会去那里唱呀？”

“这我就知道了。”

“还会回来小镇吗？”

“那我就更加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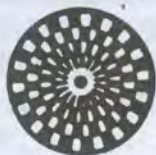
说完，阿强的喉音洪亮的响了：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

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

阿强的歌声里充满了欢愉，一点也没有为爱人掉眼泪的那种悲伤感。我觉得，他的生活一定是过得很写意、很满足。阿强也许已过惯了漂泊的日子，所谓行行出状元，只要认真的投入，什么行业都可以做得很好。像阿强，他现在做歌王也做得很好，有声、有色、有型，丝毫不比他的哪吒三太子逊色。

乱童？歌王？风马牛不相及，却活生生的发生在阿强身上，充满了诙谐的乐趣，也隐含一股辛酸的气息。以后，阿强又会扮演什么角色呢？人生的变幻莫测，人生的际遇，也太无常了。如果有一天再见面时，阿强变成了一间酒楼的大厨师，我也不会奇怪了。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勇于尝试，敢于改变自己，又能苦中作乐的人……



■ 罗拉

红 豆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以上一首，是唐诗三百首之《相思》。

红豆原是情人用来传达相思之情的信物，有说不出的旖旎浪漫！但红豆对我而言，却是纯真无知的童年标记。

我大部分的童年时光都徜徉在红豆树下。朗朗的读书声，在葱葱郁郁的红豆园里回旋、荡漾；明暗、斑驳的红豆树影，在学童蹦跳的脚底下徘徊流连。俯拾即是红豆，鲜红欲滴，与其说它是情人热辣辣的心，倒不如说它是天真学童的赤子之心。

因缘际会，三十年后重临昔日的校园，园中只剩下几棵似曾相识的红豆树。从前的小花园、蓝球场，早已让位给更多的校舍；旧日光秃秃的黄土地，现在也已铺上柏油或石板。红豆树的树身不再光滑，显示着它的年纪已不轻。如今掉落在地面上的颗颗红豆，被学童们毫

不吝惜地连同细碎的叶子扫进了垃圾桶。我踟躅于红豆树下，不禁低喟：岂只红豆树老态龙钟，连昔日的黄毛丫头也已步入不惑之年了。

红豆树屹立在这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迎来了新的，又送走一些旧的面孔；见证了这儿几许的兴衰起落，窥见了这儿多少的悲欢离合。小时候的我们，那知道红豆是传情之物，只懂得捡起当作玩具，也不知道珍惜，玩厌了就随手抛弃，反正校园里随地都有。今日看这小小心形的种子，依然亮丽润泽；但是往昔的赤子之心早已蒙尘，再也柔嫩不起来了。

红豆树下的往事，自我告别小学生涯后便刻意加以忘怀。如今在这里盘桓了几天，褪色的往事，竟然一一从尘封的记忆匣子里抖了出来。记得第一天上学，是父亲送我进来的。我虽然身在教室，但我的心却记挂着教室外面的人，更不时用眼睛搜寻在门边或窗畔熟悉的脸孔。过了两天，我便自个儿步行上学了。低年级的学习生活最是无忧，尤其是二年级那一年。级主任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她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像母亲般慈爱。在她

的调教下我的成绩突飞猛进，自此我差不多年年都名列前茅。当时母校只不过是一间乡野小学，名声与设备远远比不上市区的学校，所以学生人数不多，形成能与我在学业上竞争的对手没有几个。时转星移，今日的母校已薄有声名，这不得不归功于前人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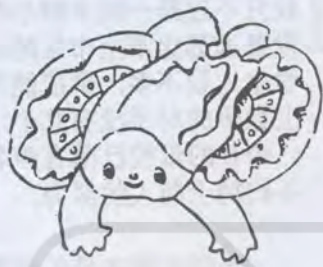
小学生涯本是乐多于忧的，但很可惜由于当年的幼稚无知，我无法在它结束的当儿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就在即将挥别校园的那段日子，我和同学闹别扭，还来不及解开心中的结便黯然分手了；再加上各自升上不同的中学，从此大家就不相闻问。因此我在往后的日子里，都刻意回避去想起有关红豆的往事，心中始终感到遗憾，唯有把一切童年旧事深埋在记忆的匣子里。

岁月流转，烟远的人事今日在这个校园已无痕迹可寻。旧事不管对错，都无法弥补。旧梦不须再记，只好展望未来，警惕自己不要轻易放弃一段感情，更要好好珍惜身边的缘份。

■ 崔冰

童年朗唱的

客家童谣



客家童谣曾经滋润过我的童年，它是阿公传给我的客家文化，也是我文学的启蒙。童年岁月离开我已经有三十年了，但对这些童谣依然记忆犹新，能够朗朗上口。

我的父母是客家人，我是名符其实的“客家妹”。小时一家人住在乡间农舍，屋外有花园、菜园、鸡寮、猪寮。每天，父母忙于务农，我们姐弟妹除了帮忙做些简单活儿，大部份时间都留在阿公的花园里，采摘美丽的花朵和玩游戏。阿公会自己编一些歌，听起来很有趣，我们觉得好玩，也拉开喉咙跟着朗唱起来；偶尔，我们也把阿公编的歌融入游戏中，尽情地戏玩，而阿公也乐开了怀。阿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我们一首又一首客家童谣。

客家童谣趣味性强，虽然有许多并不合乎世俗民情，但歌词浅白，旋律活泼轻快，普遍受到孩童的喜爱。内容方面更是丰富多彩，不只吟唱人们的喜怒哀乐，也把宇宙物体、乡间动物、昆虫、植物等搬进去，令孩子们有如到了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这就更贴近孩童的心灵。阿公教我们的客家童谣大多数是描述乡间和农村景物，而我又正好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

对所朗唱的客家童谣的内容，自然容易体会和印象较深刻，至今还能记忆犹新，也就不奇怪啦！

我真佩服那些有创意的客家童谣编唱人，他们从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中取材，可随兴脱口朗唱出动听、活泼、自然精彩而吸引人的童谣；这些充满诗意和梦幻色彩的童谣，是孩童向往的意境。编唱人也向往大同世界，他们把凶恶和温驯的动物聚在一起，不分强弱大小，没有仇恨和残杀，彼此分工合作，和睦地在一起生活；如果世人都有这种善良慈心，我想世界就和平了！

有一位民俗家说过，童谣是会走路的。的确，客家童谣也像其他民族的童谣一样，穿过高山，流过大河，在长远的时空间流传、回荡。一个地方的童谣传到另一个地方，经过风土民情的洗礼，总会改变一些原先的面貌，出现“变形”，演变成另一首新的童谣。阿公传诵的客家童谣，是从中国经过千山万水带到这里来的，也许经过阿公的“变形”，加上我们又将它再一次“变形”，已成了另两首新童谣了。我们觉得这种移过来接过去的童谣

很好玩，而这种富于变化、创新的童谣，也会很快流传开来。

几十年前，此地民风还很淳朴，客家子弟在日常生活中，喜爱朗唱山歌和童谣，孩童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学习童谣，继承文化，用不着像今天的学校教育般强迫背诵或恶性补习。遗憾的是随着时代变迁，客家童谣差不多被淘汰了。现代人更加喜欢喧闹刺激的流行音乐，对富有优秀文化内涵的童谣却弃之如敝屣，懂得客家童谣的长辈也不爱把客家童谣传承给下一代，以至大多数年轻的客家子弟对客家童谣一无所知。客家童谣，相信只有三十多岁以上的中年人才有印象吧！

阿公有一本客家童谣书，里头收录了五六十首童谣。那时，阿公是不让我们碰他那本书的。我常常趁阿公出外卖花时，溜进他的房间搜出那本书来朗读，甚至把念过的童谣抄下来加强记忆。可惜这本书经过水灾和蛀虫的“洗礼”，已“惨不忍睹”了。

我试着把儿时朗唱过的客家童谣写出来，算是对传承客家文化作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

客家童谣里，以月光起兴的童谣特别多。美丽的月光，一直都是人们遐思与幻想的泉源；月下的世界，朦朦胧胧，有如梦境一般，令人着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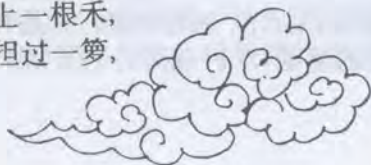
遇到月圆时，我们就“兜凳”到屋前赏月。阿公就会朗唱几首与月亮有关的歌谣，那时的情景是非常温馨的。

这里记下其中四首与月光有关的童谣：

1. 月光光，秀才郎，
骑白马，过莲塘，
莲塘背，种韭菜，
韭菜花，结亲家，
亲家门口一口塘，
钓条鲤嬷八尺长，
长介（注1）拿来煮酒食，
短介拿来讨辅娘（注2）。
（《月光光，秀才郎》）



2. 月光光，夜夜光，
船来等，轿来扛，
一扛扛到河中心，
虾公毛蟹拜观音，
观音脚上一根禾，
割到三担过一箩，



大介凯唔起（注3），
细介凯到背骆驼。

（《月光光，夜夜光》）

3. 月光光，好种羌，羌笔目（注4），好种竹，竹开花，好种瓜，瓜会大，摘来卖，卖到三文钱，学打棉，棉线断，学打砖，砖断节，学打铁，铁生鲁（注5），学刷猪（注6），猪会走，学刷狗，狗会咬，学射鸟，鸟会飞，飞到奈位？飞到榕树下，捡到一介烂冬瓜，拿转去（注7），泻到满厅下。
（《月光光，好种羌》）

4. 月光井井，花罗吊颈，鸭仔猜马（注8），二妹煮菜，阿歌兜凳，人客食茶，伯劳吱喳，凯水做夜，做夜唔好，打死阿大嫂；大嫂要嫁，嫁俾邻舍，邻舍牙皮，嫁俾麻皮，麻皮足瘦，嫁俾李阿瘦，李阿瘦会吹拈，嫁俾麦石，麦石会打鼓，嫁俾猪肚，猪肚重重，嫁俾鸡公，鸡公依依喔喔，嫁俾田螺，田螺屎物（注9）皱皱。（《月光井井》）

□

儿时，喜欢在星光下的夜晚，躺在地上望着星星，周遭有好多虫鸣声助兴，感到夜色令人着迷和神秘，这时阿公就给我们讲星星的故事。遇上七巧节（七姐诞）时，阿公就叫我到花园里去采摘七种不同色彩的花朵，准备卖给膜拜七姐诞的妇人家，那时阿公也会吟颂《七姑星，七姐妹》童谣。客家人称北斗星为七姑星。我们常幻想能飞上天去拜访七姑星，并展开星星之旅哩！

七姑星，七姐妹，
打开园门来摘菜，
摘一皮，留一皮，
留到天光日嫁满姨（注10），
嫁到奈？嫁到禾埕背（注11），
鸡公蓉谷，狗踏碓，
鹅凯水，鸭洗菜，
狐狸烧水，猫炒菜，
鸭嬷浸水，督目睡（注12），
猫摸屎物，点点睡（注13）。



□

火焰虫，即萤火虫，常出没于乡间的夜晚。它屁股上似吊着一盏灯笼，一闪一闪的似会移动的小星星，把我们这些孩童逗得团团转。我们爱在旷野追逐夜空中飞舞的萤火虫；捉到了，将它们放进透明的玻璃罐中观赏；有时，藏在被窝里，

抱着入梦哩！



1. 火焰虫，
唧唧虫，
翻转屎物吊灯笼。
2. 火焰虫，唧唧虫，
桃树下，挂灯笼，
灯笼光，照四方
四方暗，跌落岼，
岼下两丛禾，
割一担又一箩，
畀了（注14）你来我又冇。

□

遇到下雨天，大家都守在破旧的屋里，不须到外干活。这时，阿公就会有这样的闲情念：

雷公叫，偈（注15）好笑，
天落水，偈好聊（注16）。

□

遇到心情不好，不肯念书时，阿公就会笑着朗颂：

1. 先生教偈人之初，
偈教先生打山猪，
山猪蹿过河，
跌到先生背驼驼。
2. 逃学狗，满山走，
走有路，爬上树，

树断桠，跌落水缸下，
转去藏到眠床下，
佢阿妈捉来骂，
佢阿爸捉来打，
邻舍围来看，
大家笑哈哈！

(《逃学狗》)

□
孩童时玩游戏，免不了哭闹；
有人哭了，大伙儿围过去哄一哄，
逗一逗，一会儿又笑了；大家便不
约而同地拖长声音念这两首歌取笑
他：

1. 爱叫，
爱笑，
鸭嬷打孔窍（注17）。
2. 爱叫，
爱笑，
食到猪嬷尿。

□
遇到多嘴的人，喜欢批评别人
的是非而不检点自己，我们就以这
首童谣讽刺他们：

伯劳仔（注18），
啄窟窟（注19），
有啄讲别人，
没啄讲自己。



□
过去客家人都住在乡间，所以
在乡间出没的动物、昆虫、飞鸟等
都出现在客家童谣里；他们把这些
动物、昆虫、飞鸟当作知心朋友来
倾诉感情，似卡通故事里的主角般
会说话，会做事，可爱极了。

扬尾仔，即蜻蜓，是乡间常见
到的昆虫，其身子轻盈，有一双薄
薄透明的翅膀；飞一飞，停一停，
时高时低，好像一架小飞机。它有
一对很厉害的复眼，要捕捉它不容
易，唯有当它停歇在枝叶或草时，
可悄悄从后面伸出母指和食指，轻
轻捏住它的尾巴。如技巧不好，追
了老半天仍无法捉到。下面这首童
谣就是教我们如何捕捉扬尾仔。

扬尾仔，
六只脚，
后背人来捉。



□
禾毕仔，即麻雀，其“性格”
活泼，灵巧，爱串门，时常蹦蹦跳
跳，飞进飞出，一家过一家吱吱喳
喳叫个不停，有时使人烦厌极了。

儿时，我家的养鸡场是禾毕仔
最爱来的地方，每天都有好几百只
禾毕仔来和鸡只共享三餐，害得鸡

只不甚会长大，也恨得我父亲“咬牙切齿”，想方设法消灭这些禾毕仔。



1. 禾毕仔，
髻鬃鬃
拿铳（注20）打蚁公，
蚁公脚跳跳，
拿铳打乌了，
乌了打下倒，
一家人都笑。

2. 禾毕仔，
髻鬃鬃，
井头食水望舅公。

□

乌了哥，即八哥，全身披著黑色羽毛，啄是黄色，它有一个奇特响亮的叫声；乡间常发现到它们的踪影，也许是其叫声响亮又爱吵，所以不受人们的欢迎。

乌了哥，著乌靴，
你去那里来？
偃去掌牛（注21）来。
牛奈去呢？
卖撒哩。
卖到几多钱？
卖到三文钱。
钱奈去呢？
讨辅娘讨撒哩。

辅娘奈去呢？
上山割鲁跌死哩。
么个装？竹壳装。
么个扛？筷子扛。
扛到奈位埋？
扛到栗子树下埋。

□

蝉仔，即知了，常可在树梢头听到蝉的鸣叫，似在凄凉诉说心事。这首《蝉仔叫来唧唧唧》是抒发著孤儿的感伤情怀。

蝉仔叫来唧唧唧，
冇爷冇娘跟阿姨。
阿姨食的糯米饭，
蝉仔食的饭汤皮。
阿姨睡的高高床，
蝉仔睡的烂眠床。
阿姨著的金线衫，
蝉仔著的烂衰衣。



□

阿公还有很多逗趣、游戏的童谣，较记得和喜欢的有这几首：

1. 排排坐，唱山歌，爷打鼓，
子打锣，辛白（注22）灶
背炒田螺，田螺壳，督
（注23）到家官（注24）脚，
家官呀呀叫，辛白哈哈笑。
（《排排坐》）

2. 缺牙扒, 扒猪屎,
种金瓜, 未层大,
拿来卖, 卖到三文钱,
学打拳, 拳棍断,
学打砖, 砖断截,
学打铁, 铁生鲁,
学刷猪, 刷猪又蚀本,
学卖粉, 粉臭馊,
学卖狗, 狗脚短,
学卖碗, 碗底深,
学卖针, 针会屈,
阿弥陀佛!(《缺牙扒》)

3. 阿兵哥, 落来坐,
坐到黄鸡膏(注25),
去到车头屎痢肚,
转来河边洗屎物。
(《阿兵哥》)

4. 阿有四(可放任何人的名),
打臭屁,
一粒来,
一粒去。
(《打臭屁》)

注 1. 长介 - 长的
2. 讨铺娘 - 讨新娘
3. 凯唔起 - 挑不起
4. 笔目 - 发芽
5. 铁生鲁 - 铁生锈
6. 刷 - 杀
7. 拿转去 - 拿回去
8. 猜马 - 猜谜
9. 屎物 - 屁股
10. 满姨 - 小姨
11. 禾埕背 - 晒谷场后面
12. 督目睡 - 打瞌睡
13. 点点睡 - 静静睡
14. 畀了 - 给了
15. 佢 - 我
16. 好聊 - 好玩
17. 打孔雀 - 身子不稳, 栽了跟斗
18. 伯劳仔 - 一种爱叫的鸟
19. 啄窠窠 - 嘴巴宽大
20. 拿统 - 拿枪
21. 掌牛 - 看牛、放牛
22. 辛白 - 媳妇
23. 督 - 刺
24. 家官 - 家翁
25. 黄鸡膏 - 粘粘的黑色鸡粪

以上廿二首客家童谣, 期望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散步的艺术

■ 凌云

——生活情趣之一



“不懂得休息的人，就是不懂得工作者。”真的，欲获得工作的良好效果，非注意休息不可。休息不仅可以松弛肉体疲劳，解除精神紧张，又可以培养精力，增进工作效率。散步，即是休息的方法之一，也是一种生活上的享受。惟有懂得散步的艺术，才能享受到它的无穷乐趣。

散步是一种既轻松且活泼，男女老幼都适合的大众化运动，尤其适宜一般乐龄中老年人。这种运动既不必花钱又有益于身心，即使身体衰弱的病人，也适宜作这种轻而易举的活动。当你在郊外旷野中徜徉散步时，你必会沉醉在伟大而美丽的大自然底怀抱里；大自然的一切景物，是以润泽你的生命，活泼你的青春，陶冶你的心灵，扩展你的胸襟，启发你的智慧，并充实你对人生的爱，使你获得真善美的生命！所以当你感觉苦闷、烦恼、寂寞或无聊的时候，不妨独自出去散步，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你就可以领略出散步的奥妙和情趣！因为在散步当中目睹天地之大，景物之美，你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同时荣辱皆忘，一切苦恼都化为乌有。

一般爱好运动和懂得散步的人，他们有的是活泼健康的身躯，舒畅愉快的心情，容光焕发的脸色，坚强丰润的肌肤，灵巧敏捷的身手和清醒理智的头脑。这样的人，任何人看到都会觉得可爱可亲的。反之，那些整天在办公室内埋头伏案工作，出入均以车代步，从来不肯也不愿步行又缺少运动的人，他们的健康一定欠佳，同时面黄肌瘦，心情抑郁，否则就是身体肥胖不堪，行动不便，且易罹病，这种人更不会有正常健康的人生乐趣了。

本来，“天生我脚必有用”，不会或不肯利用自己的双脚，未免太辜负了造物者“造脚”的意义，同时我们的脚更损失了许多所应有的权利和益处。我们不可忽视“脚”在我们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有了一双强壮灵活脚，确有许多方便和用处，更可以避免许多精神上的痛苦。请想像，当你失去了一只脚而变成残废的时候，你有何感想？

步行不但能够增强我们的脚力，而且可以慢慢地刺激血液的循环与体内器官的工作，无论出门游玩，上工或返家，如果路途不甚远的话，最好“安步当车”，久而久之，习惯

成了自然，你就会时时都觉得精神奕奕，心情愉快，感觉敏锐，全身充满活力，朝气蓬勃，这即是由于步行所获得的优厚酬报。虽然步行和散步同样须用脚力，但是两者之间却有所分别，步行时头部要正直，胸部要挺起，走动时步伐是敏捷而快速的。而散步却是一种休闲艺术，自然，也要保持良好正确的姿态，散步时要用全身来行，全身松动，步伐不妨缓慢轻盈，路途或长或短，随心所欲，不必先有目的地，也无需有时间性，总之要做到身心一切都得到解放，为散步而散步。散步之情趣，就在於此。倘使你一边散步，一边又顾着思索难题，精神既集中於寻求解决问题，心情也就随着紧张起来，这样就失去了散步的意义。所以，无论如何，当我们散步的时候，我们必须暂时放开一切，身心完全放松，脑子完全不作思想活动，尽情尽意，自由自在，清闲安逸地散步，惟有如此才能够享受到真正散步的乐趣。

散步时，你不妨睁开眼睛，尽情地欣赏四周的景物：即使是一片云，一茎草，一棵树，都启示着生命的奥秘；一花一木也都包含着人生的哲理！何况那花态柳情，山容

水意，别是一种趣味？你瞧！那天空飞鸟，水中游鱼，不是正在大显身手“表演”各种姿态美给你欣赏吗？浮云能舞蹈，流水会唱歌，山水诚可爱，花卉更多情，它们都那么殷勤“服侍”！呵！大自然的一切生物景色，原是那么多彩多姿，值得人们爱恋与赞美，但愿一般爱好散步的朋友们，千万莫辜负了他们的一片美意呀！

散步确是轻而易举的事，几乎每天都可以进行一两次，最好是在早晨未工作之前，或饭后的黄昏，早晨的空气最清新，是最理想的散步时间。因为空气是生命极重要的无形营养品，我们多呼吸新鲜空气，能助食欲增进，身体营养佳良，新陈代谢机能旺盛，又能使血色好，肤色美。我们日出而作，熙熙攘攘，匆匆忙忙，精神神经必紧张麻木，肉体肌肉更觉辛劳疲乏。每日如拨一二小时或抽空偷闲二三十分钟在较好的空气中，松弛一下身心，不仅可以解除疲劳，恢复精力，且能使身心精神焕发，生气蓬勃，更热爱人生！

散步也须讲究艺术，我们不要以为天天走路步行已是在“散步”

了。散步之所谓“散”，并非散漫、散乱或闲散，散步的好处，即在於自然而有情趣，轻松而闲逸，活泼而明快，既无矜持且毫无拘束。散步时，有素心人作伴谈心固佳，正可藉此机会培养双方感情，并促进彼此爱情的发展。若邀约一二知己一起散步也无所谓，但切忌成群结队一同散步，因为人一多了，难免高谈阔论，喧哗器闹，不但减少了散步的趣味，同时破坏了宁静和平的气氛。我认为最理想是独自一个人，逍遥自在地散步，不管是天空地阔，山高海深；且随心所欲，任意所往，兴尽而返。一旦养成了散步的习惯，不但受益无穷，而且能够享受生活的情趣。



岁月拾碎



之一：觅食

小时候，清晨起床，如无特别事故，梳洗完毕，便是觅食；为生存而觅食，觅那维持生命的粮食。

现在，清晨起床，如无特别事故，仍是觅那维持生命的粮食之外，还觅那份慰藉精神的粮食。

小时候的觅食嘛，很简单，只顾把食物填饱肚皮，便舒服了，其他的事嘛，大可不必操心，现在，长大了的觅食，已不像小时候那般简单了，现在，要觅的是那换取那生存要素的基本资源；追求的是那超越生存水平的物质供应；面对的是那琐琐碎碎的烦事俗务，也许，这就是生活罢！

仅求生存，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空中的飞鸟，水里的鱼儿，陆上的走兽，不都生存着吗？为何偏偏生活却是如此的繁复和繁杂呢？莫非，这就是人之所以被称为「万物之灵」的关键罢！

之二：心坎的温泉

记得，当我还是一个黄毛小丫头时，蛰居的小镇上，仅一大户人家拥有电视——一架黑白电视。那年代，彩色电视还未销售到我国。

犹记得，那年代，每逢电视台播映华语或粤语片集时，这幢房子必挤满了镇上的人家，为观赏电视片集而来的人家。偶尔，主人兴起，更把整幢房子的灯都关掉；那一刻的气氛，简直跟现代的迷你戏院没两样。主人曾戏称要买票入场，但却从未采取过任何行动，我们依然是悠然自得的观赏着免费电影。

主人除了供应免费电影外，还有瓜子和花生招待，偶然的，还会有一壶咖啡呢！

大伙儿，一边掰花生、瓜子，一边喝咖啡，观赏着免费电影。那时刻，每口咖啡皆如一道暖烘烘的温泉，婉婉地流入我的心田，那股温馨怡然的感觉，至今依然攀缠着我的心坎。

也许，这道温泉，将恒久的在心坎里流淌，直至永远……。

之三：祖母的扁担

自从祖母去世后，她的扁担便一直搁置着。

记得，祖母在世时，是以务农为生的；她所种的农作物，以我们日常食用的蔬菜为主。

那时候，祖母除了须在她的菜园操作外，还得亲自把农作物推销出去。

因此，每逢丰收，祖母必定在次日的大清晨，把收获物整理一番，然后放进两个大箩筐内，那两个大箩筐口的两旁都有把手，一边一个，祖母用一条约四英尺长的麻绳，直穿两个把手，然后用麻绳的末端，将把手绑上死结，两个把手，便被麻绳连在一起了；一个箩筐，一条麻绳，两个箩筐，两条麻绳。

一切准备好后，天已经大亮了，祖母便拿来一根扁担，把两条麻绳搁在扁担的两端，用肩膀挑着，自

己却置身在两个箩筐之间，纵步向前，沿户叫卖，推销她的农作物。而那两个箩筐也随着祖母的步履，在祖母的身前和身后晃呀晃地，仿佛在婆婆起舞。

那时候，好玩的我，总爱在祖母出发前，模仿她挑着两箩筐的菜，沿户叫卖的模样；然而，扁担搁在我的肩膀上，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两个箩筐挑起。而祖母却轻易地，一挑便起。

祖母的肩担是沉重的，年青时尤甚，那段岁月里，祖母所挑着的，实际上是父亲与伯父，还有那游手好闲的鸦片狂——我的祖父。

祖母的肩担，挑大了父亲，挑大了伯父，还要挑着祖父。

祖母的青春，就在那片菜园，那阵阵的沿户叫卖声中渡过。

如今，祖母虽已逝世，但她的那根扁担，却依然完好无缺，没有任何人敢把它丢弃，祖母的扁担就如祖母的坚韧。



平平淡淡

■ 小碧



是一种幸福

我是一个不爱动脑筋的人，因此很少去想：“什么是人生？”“对人生有什么期望？”“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一类的问题。然而，那天在上“时事与剪报”这门课时，老师却对我们发出了上述的问题，逼得我只好乖乖地思考……

随着年龄的增长，倒是觉得自己越来越渴望平静的生活。十多年离乡背井的生活，促使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了。

说真的，我一向很顺利，所期望的东西很少会落空。虽然有些“期望”是会“迟到”的，就像进入大学深造这桩事，可是我期盼了多年才实现的美梦。

从小到大，忙碌一直如影随形的跟着我。求学时代，为学业而忙；毕业后，投身于教育界，在十余年的教书生涯当中，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的生活：“忙得如荷兰的风车一般！”我的家人总是觉得奇怪，他们问道：“怎么别人当教师那么清闲，而你却忙得连睡觉的时间也没有？”

其实，要清闲，那还不简单！

只要斩钉截铁地谢绝学生的到访，拒听随时拨来的电话，告诉他们：“有什么事都在学校解决，放学后请别来找我。”

只要抱着教书不教人的“宗旨”，学生有问题吗，那是他自个儿的事，不是我的问题，何苦操心！

只要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就好。什么必须提高教育水准，还得培训有潜能的学生；那是痴人说梦！谁有空闲理得这许多？

只要……，只要……，心里不知想了多少遍“只要……，我就能……”然而想归想，我始终无法狠下心仅仅做一个“教书匠”。

于是，忙似乎占有了我，为工作，为活动，为别人，似乎留给自己的时间愈来愈少了。

忙，使我没时间好好地阅读（常常都是用囫圇吞枣的方式阅读）；忙，使我和家人共处的时间减少了；忙，使我失去了许多进修的机会；忙，使我的生活绷得很紧。我惊觉，

忙碌已经麻痹了我的心灵！

这是我所追求、所期望的生活吗？

不！不！不！我期望的是平淡、自在，且有素质的生活。

如今，该是我重新出发的时刻了。我这样告诉自己。

“放慢脚步”。我从《给自己一分钟》这本书里看到了这几个字眼。书中建议：“何妨给自己一分钟，静心聆听发自内心的睿智。”是的，我需要放慢脚步，不时停下来，听一听、看一看。这样，我才能欣赏到途中美丽的风景，我才能好好开启内心潜藏的智慧。

还有，我得凡事化繁为简，如此我才能腾出更多时间，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有句话说：简单就是一种美、一种享受。尽量把复杂的事化为简单，去感受简单朴实的生活。

我想，无论多忙，每天，我都要给自己剩出一真正属于自己的心灵时间。这段时间，可以让我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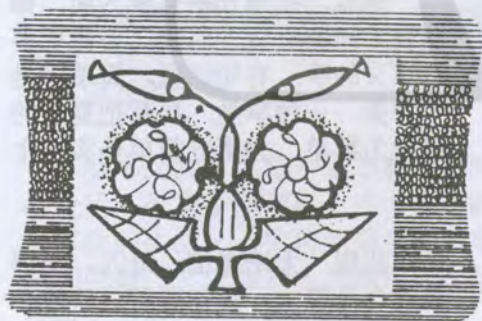
挥洒我喜欢的色彩：用心品尝一本好书或一篇好文章，静心聆听美妙的乐曲，抑或将感动化为一篇篇文章……让宁静、自在、从容与我同在。

一首经常萦绕在我心中的歌曲又再响起：“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覆覆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

再回首，我要告诉自己：我并没有虚度此生。

写于马来亚大学校园

28/8/99



调寄

《清平乐》

■ 潇枫

清流逸迳
漾起湖川旒
亮丽青波星月徙
风雨同舟共济

艺坛漫卷云烟
一溪何处魂牵
若是耕稼不掷
终迎璀璨春天

班顿汉诗

文学

保温老中青力量汇

■ 王枝木

阳光普照怡保光华大厦
月光笼抚我文艺研究会
清流细诉古今事声不哑
文学保温老中青力量汇

月光笼抚我文艺研究会
诗文朗读响文友众乐乐
文学保温老中青力量汇
佳作标青国内外必受落

注：霹雳文艺研究会将于19.12.1999
庆祝成立卅一周年纪念，为此
特涂“班顿汉诗”一首誌庆。

王枝木的班顿汉诗

榴槤園中品套铁观音
蕉风柳雨扑天烧芭烽
教授之前共创新文运
一股清流喜掀鲁迅风

张荔教授的回敬佳诗

古道热土品凉爽
蕉风柳雨漆性灵
风声雨声心音声声切
家事国事世界事事清

注：14.7.1999 中国五位教授：黄候
兴、孙桂春、张荔、周伟民、
唐玲玲莅临怡保与霹雳文艺研
究会同仁进行学术交流，作者
以主持人身分，写了这首班顿
汉诗作开场白，而后张荔教授
回敬一首佳诗。

鸿爪小集

■ 驼铃

1. 美国的月亮

在太平洋
那云层之上
我看见了
美国的月亮
脸青唇白
直要和
东方的曙光
争强

2. 大峡谷

印第安老乡啊
你们都到那里去啦
望着
这绵延千里的天堑
只见谷底一只飞鹰
悠然远去

3. 凤凰城

这应是火凤凰
不然
大地怎会一片焦黄
环抱的群山
也只留下累累火成岩
和几茎灰色仙人掌
除了躲在洞里的
蝎子和响尾蛇
连蚊蝇蚂蚁都死光
为何家家院子
都铺满火红碎石
莫非想留住
那一点原始的风光？

附识：凤凰城（PHOENIX）在阿里桑那（ARIZONA）州中部，属沙漠地带，气候干燥，蚊、蝇、蟑螂等昆虫几乎绝迹。由于地价廉宜，竟成美国当今发展最迅速的城市，人口已经接近三百万。

4. 拉斯·维加斯

车过金银岛
忽闻炮声隆隆
回头一看
原来海盗在劫掠商船
红灯熄了又亮
凯撒之宫
仍旧在前方
轰然一声
只见海市蜃楼
熔岩冲天
道是火山爆发了
车子也只能蠕蠕而行
望着远处的
古城堡与金字塔
头上火车
倏地倒悬而过
这才惊觉
已然到了纽约纽约！
多亏世界豪客
在这大漠之中
为阿美利加
建造了不夜之城



附识：拉斯·维加斯(LAS VEGAS)是世界著名赌城之一，在美国内华达(NEVADA)州南部的荒原上。金银岛、凯撒之宫、海市蜃楼、古城堡、金字塔、纽约纽约等均为经营赌业的豪华酒店，分别以各种惊险表演吸引游客。

吹箭筒

■ 田舟

沿着山道野径
冒着寒冽的雨雾
你走出简陋的村落
仿佛一则幽秘的传说
你远远的走来

山荫道上
游客驻足摊前
以惊异的目光
争先向你打量

不曾攀附名门显赫
竹的世家
源自山岚瘴气的一隅
柴火炎阳
焦黄焦黄地将你烤冶
缠缠绕绕的一身图纹
有人看作
是原始与文明的
一页新章
也有人解读作赤道的
一节风彩

曾有人将你买下 连同箭袋
摆设 在高雅的厅堂
卸下繁忙的公事
呷着香浓的咖啡
便跃然神驰
或徜徉在群山峻岭
或蹲伏在密林溪涧
守候倏然出没的兽类
或期望附在你身上的咒语
为你解邪避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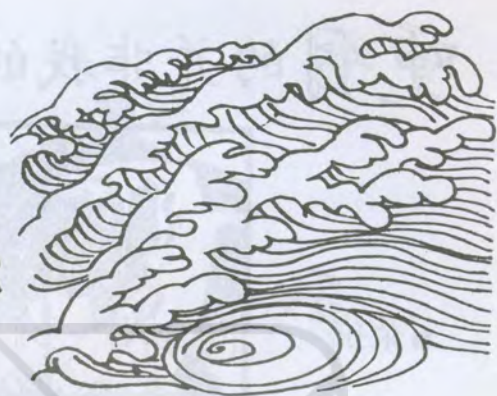
看 摊主的小女儿
又在招徕
她凝神屏息
十指稳稳地把你提起
瞄准
风中摆动着的
一个靶



1999年7月重修

壮志

— 磷光



■ 赵杜

翅滩友边空星
展咯营滩星滩
度邦与在望眺
三临窗旧夜首
第重同叙墨俯

来响盖叫耀浪
潮希掩俊显层
复希遣俊又千
去来星退星迎
潮浪众浪新笑

酬首聚旧耘遇
未白相怀耕相
虽己少常默常
志头窗下上杏
壮回营滩滩社

星金星星莹晶
星地繁星晶晶
着遍现检要亮
脚踏披蹲上烁
脚足手俯掌闪

哽咽的并非我的声音



■ 朵拉

哽咽的并非我的声音
而是我的心
往昔的欢乐
在料峭的风里
恍如受惊的白鸟
纷纷仓皇破空而去
孤挺花在山壁间
静静地盛放开来
又黯然地萎落下去
相思树的枯叶
在荒凉的夜里
缓缓地坠落
逐渐堆砌
无垠的乡思
锈蚀的是关于岁月的记忆
漂洗过的也是时光的痕迹
故乡绵延成迢迢的路

咫尺被日月一再重叠
移换成无法丈量的天涯
黄昏走在无人的山径
我听见有人不断在呼唤
那令人忧伤却舍弃不下
最亲爱与最熟悉的
一个名字
没有月亮的晚上
我看见一颗北方的星
灼灼在雾湿的树梢
不停地向我招手
没有谁知道
疼痛的从来不是我的伤口
其实是
我的心

中国东北纪行
诗二首

童诗

■王涛

1. 鸭绿江

冰

也都春情荡漾了

山倒望着白杨树
水柔情了小江南
清清流到两岸
哪户人家？



■邓长权

2. 人参

是地面太冷酷吗
是人间太绝情吗

藏身在云雾中
修炼成须长发卷的
另类人
坚贞
不死的灵魂

吹口哨

爸爸吹口哨
一支美妙动听的歌
妈妈吹口哨
小宝宝乖乖撒尿
弟弟吹口哨
又有什么令人发噱的趣事？
而老天爷吹口哨
人人害怕
天昏地暗
树倒屋塌
大雨倾盆而下

胜 在 起 跑 线

XX乡会新届董事会今天召开第一次会议，沈不平要看看新任会长包发富提出什么兴革计划。

一个多月前，原任的那批董事被打着兴革口号的挑战派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沈不平一人挤入董事会。

两个星期前，新届董事会就职，请来了华裔部长监誓，场面隆重。当天，包发富致词时以激昂的语气说，人类即将进入廿一世纪和一个新的千禧年，在新的世纪里，不论是国与国、团体与团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我们必须勇于改革，求变求新，以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否则将被时代淘汰。他感叹XX乡会已落在时代后头，大声急呼兴革。他的演词铿锵有力，听者动容。

■ 朴石



会议室里空荡荡只有沈不平一人，他看看手表，下午四点零五分，比开会的时间早了十分钟。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沈不平脑子里自然而然地又想到兴革的问题：“包发富一天到晚说兴革，但就没听他说出什么具体的兴革计划。我们以前难道就没有兴革吗？破旧的会所不

是已重建更新更大的会所吗？这几年不是也举办了多项文化活动吗？而包发富和现在这批董事，不也是因为上届董事会积极广召会员才加入乡会的吗？……”

沈不平一直在想着兴革的问题，没理会其他陆陆续续到来的董事的高谈阔论。当他把思绪收回来时，发现除了会长之外，其他董事都已到了。他看看手表，已是四时三十五分，已过了原订会议时间二十分钟。

“怎么搞的？兴革兴革，这种不守时的习惯倒要先革一革！”沈不平在心里嘀咕。

就在这时，包发富推开会议室的门，快步走了进来。

“对不起！对不起！来迟了。公司临时召开高层主管会议，路上又堵车。”包发富边走边向大家解释。“都到齐了吗，我们现在开会！”包发富坐下后说。

会议很顺利，复准前期议案，检讨前议各事、总务报告、财政报告都在没有什么讨论下一一通过。正要进行讨论事项时，书记刘小姐

进来递给包发富一张纸条。

“你们先讨论，我出去打个电话。”包发富看了看纸条站起来说。

“这几天股市热到要爆炸，你有什么内幕消息？”

“应该问会长，他是股市的高手！他现在出去打电话，应该是关于股市的消息。”

“听说今天下午开市时指数下跌二十多点，后来反弹，现在不知是几点？”

“……”

“……”

近期股市大热，董事们的注意力都在指数的上落。

“这像是开会吗？”沈不平感到不是味道。

过了一会，包发富满脸笑容回到会议室，“讨论到那里？”他问身边的总务。

“刚刚进入讨论事项。”总务回答。

“议程里没有特别注明讨论什么事项，有什么要讨论的吗？没有我们宣布散会。”包发富询问其他董事。

听会长这么说，一些董事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一些又开始高谈阔论。沈不平忍不住，站起来说：

“会长，有一件事。我想请问你对兴革咱们乡会，有什么具体的计划？”

沈不平这么一问，会场马上静了下来。一些董事面面相觑，一些则望着会长，看他怎样回答。他们心里有数，选举的时候提出兴革问题，完全是一种竞选的手段，包发富何曾。认真看待兴革。

“唉，这个问题……请大家提出意见。”包发富一时难于回答，他设法将问题推给其他董事。

“会长，你多次强调咱们的乡会落伍要兴革，你应该先讲讲你的构想，让大家听听。”沈不平不放松。

“这个……这个……我认为我们要办的活动……我认为必须是别

的团体不曾搞过的，而且要能引人注意，这样才能显示我们走在其他华团前头。”包发富在沈不平催逼下开始时有点招架不住，但他是商海股海里久经风浪的人，很快想到应对的说辞。

看到其他人都不出声，包发富想了想，补充说：“比如与新世纪、千禧年有关的活动！”

“请你说得具体一点，别人没有搞过的活动，是那一些活动。”沈不平还在追问。

包发富一下子那里想得出什么活动。他收紧脑袋拼命地想，想了整一分钟，还是想不出有什么别的团体没有搞过、新鲜的活动。会议室一片寂静，场面有点尴尬。

包发富正在暗暗叫苦，偶然看到会议室挂着一张健康婴儿海报，他眼睛一亮，灵机一动：“啊！有了。”

“各位，我建议配合2000年新世纪、千禧年的到来，举办一个千禧年新生婴儿竞赛。”

会议室里一阵笑声。沈不平觉得这种活动不过是玩噱头、搞宣传，很不以为然的说：“会长，搞这种活动有什么意义吗？”

包发富已恢复了自信，他成竹在胸地说：“那肯定很有意义。大家知道，下个世纪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我们华人要力争上游，一开始就要抢占先机。千禧婴是人人注目的人物，报纸也会大篇幅报导，一出世就已经是个名人，竞争上比人胜了一筹，以后肯定比别人更容易出头，这就是所谓‘胜在起跑线’。我们这个竞赛就叫‘千禧年胜在起跑线新生儿竞赛’，我相信反应一定很热烈。对于我们乡会，也可以通过这个活动，予人新的形象，一举两得。”包发富说得头头是道，其他董事听了如释重负，纷纷附和。

“但是，千禧年应该是2001年，不是2000年。我们……”

沈不平想和包发富争辩，但包发富不让他继续说下去，打岔说：“管他2000或者2001，如果我们不先搞，万一被其他团体先搞了，我们不是失了先机？我不是说了，要胜在起跑线！”

沈不平听了包发富这么说，他不再说话。他心里想：“包发富要的，不是兴革，是形象包装！”



股票

福星



■ 有明

汉龙孤独地在客厅拼命喝酒，连他自己也不知喝了多少杯。两包香烟都让他抽完了，正想去拿另一包香烟时，急促的敲门声不停地响，汉龙懒得起身走动，只是拉高嗓子：“门没有上锁！”

“钱都飞完了，永远都不用上锁啦！”汉龙自言自语地说。

堂弟汉良神色惊慌地走进客厅，马上追问：“发生什么大事，催得我这么急？”

“满屋这么凌乱！为什么到处都是玻璃碎片？”

“有贼进屋抢劫吗？”汉良一连串地问了一大堆话。

“歹徒明知我是穷光蛋，怎会看上这儿呢？”

“大哥，你又不听医生的话，整个厅都是浓浓的烟酒味！别那么颓丧，万事都有办法！”

“简直一点办法都没有，老天爷一定会要我的命！……”汉龙没精打彩的神色使得汉良好失望。

“亚良，你要永远牢记，我能成为百万富翁，全靠股票福星！……”

“股票顶好玩的，千变万化，奥妙无穷……”

“股市上升，我的家财增加了几倍……”

“哈哈！人人都称我做福星大王！亚良，当初你要是听我的话，你必定也会发大财，走好运，可惜！可惜！你真的失掉了大好机会！”

沉默一阵子，汉龙在脸上露出一丝苦楚：“哎！股风真像龙卷风，只这么一卷，一刮掠，什么都被掠清光！……火山一爆发，我的财产就被爆完啦！……爆完拉！爆…爆…爆得世界末日。亚良，世界末日啦，我们不知可以逃到何处？……”

“大哥，别去想那么多！凡事总得要看开！”

“我怎能不想呀！这么多楼房产业都变卖完了，银行在月底就会来封屋啦！”

“你的大嫂再也不会回来啦！还好，从此我不用再牵挂什么啦！”汉龙的口虽说没有牵挂，可是说着说着，泪水已涔涔流下来了，连双手都颤抖得好厉害。

“大哥，别再想过去吧！等机会再翻身嘛！”

“永远不会有翻身的机会了！……”

“你是好汉，你不会倒下去的！”汉良明知是多馀的劝说，也得撑着规劝。

“我一定会倒，再过半小时，我就会倒下，永远不会站起！”

“大哥，换件衣服吧，我们出去游车河散散心吧。”

“不必换啦！我现在不是大富豪啦！过去做小贩生意不是穿得更随便吗？”

“来，我们现在就出门。”

汉龙很想用力站直却没有办法，汉良连忙用力扶着他，小心地把他

送上车。汉良接着再回头想把门关好。

“让大门打开吧！房子里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了。”

汉龙在车里，滔滔不停地讲着光辉的过去，脸上展露着各种得意的神情。高兴时，他狂笑一阵。悲痛时，他呜呜地拼命哭泣。谈着谈着，他的心情开朗起来。

“阿良，你说得对，我应该重新来过……”正说着，汉龙感觉腹部剧痛，於是紧张地对汉良说：“亚良，快快，我很辛苦，送我去医院，去医院，我要洗胃，洗胃！”

“大哥！你那里不舒服？”

“快！快！我不想死，你要救我！要救我！……”

“无缘无故怎么会这样？”

“我刚才吃下很多药！”

“亚良！现在我真的不想死，你快快送我去最好的医院，求最好的医生救我！”这时，汉龙全身

乏力，脸色青白得好可怕。汉良被吓得六神无主，唯有把车子驾得飞快，闯红灯也得拼一拼。

“我……我……我不要死，不要死……死……。”

“死……死……要死啦！痛……痛……痛苦……死……。”

不知什么时候，汉龙已停止了说话。

“大哥，不要怕，很快就到医院了！”

“前面就是医院，医院就在前面！……”



真相



早就料到他的反应将会如此歇斯底里，所以我一直将事实隐瞒。可是，我却万万没料到当晚竟有第三者目击了一切……该死的小陈实在不该将这件事说出来打击他！这场无意义的口角竟无意间让小胡知道了真相。

X X X

小胡是我的室友。自从他搬来后，我就发现了他的秘密；他是个梦游症患者。

两个星期前，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志明，能否麻烦你帮一个忙？

……借钱？

他摇了摇头：“我想，你应该也知道我……梦游的事吧？”

“你梦游的时候又没打扰到我，”我表示谅解地笑了笑：“干么我要增加你的苦恼呢？”

“唉！”今天的他似乎满怀心事，“最近起床时，发觉自己的口腔总有股异味，我……很想知道自己梦游时，到底曾去过什么地方、吃过什么东西……”

■ 谢伟恩

“所以？”其实就算他不说，我也已大约猜到他要我如何帮他了。

由於明天是假日的关系，因此我彻夜不眠观察着他的动静。大约凌晨四时左右，原本熟睡的他忽然走下床来，然后就离开房间。

我耐心地等到他关上大门的声音传来后，急忙随便披了件外衣就冲出房间。

他在足球场漫无目的地绕了两圈，然后就朝向学校门口走去。我看着他的背影慢慢消失在拐角处。

当我气急败坏地追上去时，才发现已无法找到他的踪影。我焦急地在附近一带搜寻了一遍，结果我怀疑他也许走进了学校对面的坟场里。

我犹豫了许久，最后才鼓起勇气走进坟场。虽然这坟场并没像电影里那般阴森恐怖，可是心里难免还是会有些寒意。

我沿着小径慢慢地走上斜坡，沿途发现好几座坟墓被傍晚那场豪

雨冲刷得连棺木也露了出来。不远处的树影在黑暗里微颤着，呼啸而过的刺骨寒风似乎传来丝丝絮语。乍耳听来又似凄怨的呜咽。虽然坟场的面积不大，可是我总觉得眼前的路仿佛越走越长。

正当我决定放弃搜寻时，却无意间瞥见小胡躲在其中一座坟墓的后面。由於夜色异常漆黑，放是我悄悄地走前去看个究竟。

那是座被雨水冲毁的坟墓，整副棺木暴露在泥面上。棺盖被冲得搁置在墓碑旁，空气中凝漫着浊重的尸臭味。

我强忍呕吐的冲动，慢慢向前走了几步。天！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见到的一切……小胡竟伏在那具已爬满蛆虫的腐尸上死命乱抓，同时不停地将手中剥下的腐肉送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咬着……

X X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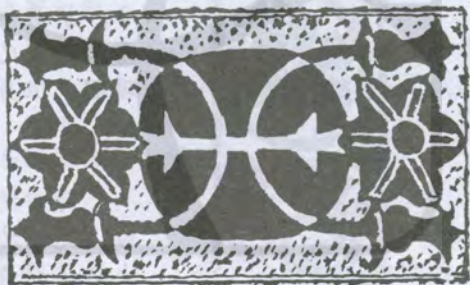
我来不及阻止小陈将真相说出来。只见小胡颓丧地跌坐在地上；犹如遭受了重大打击般喃喃自语着：“不要睡……不睡觉就没事了！”

我懊恼当晚竟如此大意没发现

小陈的存在。然而，这时候的小陈也察觉到自己在盛怒之下讲错了话。毕竟残酷的真相往往都比不上美丽的谎言动听。

从此以后，小胡竟然不再睡觉，每天依靠咖啡和兴奋剂压抑着睡意。

有一天，我吃完早餐回到宿舍，竟意外地见到小胡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於是我就好奇地上前察看。我发现他的脸庞仿佛蒙上一层青灰色的轻纱般，枕头边散满着浅米色的小药丸。小胡从此再也不会梦游了……



鸿

沟



■ 臻杰

(一)

滂沱大雨，路上积水盈尺，行人绝迹，只有稀疏的车辆，飞驰而过，辗起足练似的黄浪，涌往两旁

福康老人中心静悄悄的，大多数老人都躲到床上去睡午觉。没有睡午觉的都躺在厅中的“懒人椅”上，眼对着电视机，却神游四海去，对电视机放映的节目没有一丝表情或特殊的反应。

蓦地一辆“的士”风驰电掣般来到福康老人中心门前停下，一位五十来岁略为肥胖的妇女，撑着雨伞，护着一位头发斑白，满脸皱纹，看来年纪已有七八十岁，脚步有些蹒跚，但身体仍蛮健壮的老人下车

厅中的老人对于这不速客之降临，无动于衷，也许是司空见惯，也许是好奇之情已麻木，也许感觉已迟钝，连眼珠儿也没转动一下。中心的两位印尼籍女佣，快步上前，想协助扶持那老人进屋，却给老人甩开，还被推了一把，险些跌倒。

“我自己不会行咩？”老人似乎在自言自语，又似乎对那两个女佣解释。

“安伯，不要这样，以后你就住在这里，要和和气气与大家相处，别再动不动耍那牛脾气了。”陪老人来的胖妇，有点腼腆望着女佣在劝老人家。

女佣习以为常，毫不介意。中心的老人，除了行动不便外，那一个没有怪癖，那一个没有事事都挑剔，坏脾气，闹情绪。有时比三岁小童还难服侍，又要哄、又要骗，又要鼓励，有时还得顺其意，如拂逆他的意旨，不闹到天翻地覆，就调侃不停。

女佣把胖妇领到院长，也是这老人中心的创办人——刘玛莉的办公室。

岁月染白双鬓的刘玛莉戴起老花眼镜，望望手中的纸条，祥和的问：

“你就是刚才来电话的黄太太？”

“是的！”胖妇把湿漉漉的雨伞放在门旁，一边拿出纸巾来拭抹被雨水沾湿的衣角。

“安伯是你的什么人？”院长拿起一叠表格，准备填写。

“是朋友！”胖妇从手提袋拿出有关安伯的资料呈上。

“安伯没有亲人吗？”院长翻查着安伯的个人资料这样问。

“哦！有，他有四男四女，个个都成家立业，事业有成。”黄太太感慨地说。

“那么他的儿女知道你送他到这里生活吗？”为了提防有节外生枝的法律问题，院长不得不有此一问。

“唔！这说来话长，他四位儿子都准备了房间给他居住，而且也从来没有阻拦他要住在那一位儿子的家。但他偏偏嫌这个不自由，那个对他不尊敬；这个对他不关心，那个给他脸色看。因此最近那里也不去住，却住进××乡会的疗养所。你知道咯！那地方那里适合他住，

全是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或佣人照顾，有些躺在床上呻吟，听天由命；有的是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在那里养病，要茶没茶，要水没水，什么都要自己动手。他的儿女知道了，都感到内疚不安，屡劝他，他都不听。大家一时不知所措，他的大女儿才要我去哄，费了好大的一番唇舌，才说动了，也来不及向他的家人交待，就把他带来这里。

“这样好吗？先让他在这里住下，这里负责他每日三顿正餐，两次茶点，定期有医生为他检查身体。日常有女佣照顾他的生活，如方便他自己动手洗衣浇花都可以。这里时常有善长仁翁捐献食品和用品，我们都会分配给他们。你们来探望他也可自备他喜欢的食物或水果糕点给他。一切你可放心，我们会尽最大的能力照顾他的日常起居。至於费用及协议书，我看还是直接与他的亲人办理，请你通知他的儿女，尽快来办理手续。”院长刘玛莉是位退休的护士长，他看到许多经济不错的家庭，为了事业忙碌，无法兼顾照料家中老人，或因思想鸿沟，无法互相迁就生活在一起，才毅然决然，创办了这老人中心，为许多家庭解决照料老人的烦恼。

“谢谢你，我会尽快通知他的儿女的！”於是院长与黄太太回到大厅，却见安伯右手提着盛衣服的原子袋，左手拎着拖鞋，站在屋檐下的沟渠踢水，裤管已湿了一大片。

“安伯，你在干什么？”黄太太对院长摇摇头，发出一丝苦笑。

“我在洗脚，水好凉呀！真舒服呢！”安伯露出牙齿不全的嘴嘻嘻地笑。

“来！见见院长，以后有什么事，可找院长商量。”黄太太把安伯拉回厅内。

“叫我刘姑娘好了！”院长和蔼地说。

“你是姑娘？笑死人了，七老八老还叫姑娘？”安伯望着院长那松弛、布满火车轨道、嘴角下垂的脸部在嘲笑。

“那你叫我迷西也可以，我看你是个很听话的人，对人一定很有礼貌，做事一定很有条理，不会闹情绪，不会给人增麻烦，让人讨厌，对吗？”院长在利用心理战术。

“嘻……嘻……嘻……”安伯发出阵阵傻笑声，然后说：

“你这个迷西还真可爱。”

“来！穿回拖鞋吧，让我带你去看你睡觉的房间。”安伯真的很听话，像个被人称赞后的孩童，静静随着院长到转角的一间房去。

“认清楚，这张有红色贴纸的就是你的睡床。”

“我不喜欢红色，好像出血一样，我要那张黄色！”安伯指着那张靠窗的床说。

“不要紧，改天我给你换过另一个颜色！”院长开始哄他。

“不，我就是要靠窗的那张，我怕热！”安伯固执地说。

“你不见那床上有人睡吗？假如是你，你喜欢别人吵醒你吗？安伯！你是个明理的人，一定不会做令人讨厌的事，是吗？这样好了，改天我叫他和你换。假如你怕热，可以开风扇。哪！就这样把小绳轻轻一拉，就可以了，试试看。”院长

耐心的在开导他。

安伯总算满意了，抿抿嘴说：

“算你有理，谢谢！”说着随手把捉着的原子袋往床上一抛，整个人躺在床上。

“安伯，你在这里好好休息，明天我再来看你，现在我回去了！”黄太太看到安伯已被安顿下来，也就放心离开。

(二)

由湾角海鲜楼左边的道路直进，然后拐过弯不远处，一幢高尚的楼房，就是安伯大儿子吉祥的住宅。通常大篱笆门是深锁的，靠喉咙喊屋内的人开门，恐怕喊沙喉咙，屋内的人也无法听到，因为篱笆门离屋子少说也有八十多米。故进出的人，不是用遥控制开关门，就是用专线制开关门。

安伯就有好几次忘记按门铃，把篱笆门摇得震天大响，引起许多路人好奇的眼光，最后还得烦对面那家人用电话通知屋内的人，才能

得门而入。因此，安伯最不喜欢这个家。他不只一次的对大儿子说：

“这样的屋子只有你才要，像个葫芦似的，喊破喉咙都没有人应门。铁门又造得那么重，出尽吃奶之力也推不动。住在里面，像住监牢似的，进出都不方便。”

大儿子唯有苦笑，其实他已不知交待多少次了，一定要按门铃，可是安伯偏偏忘了这重要关键。

今晚大篱笆门异常的大开，连续的开来好几辆国产英雄车，原来是吉祥的弟妹们来听取黄太太——四姑安置老爸的报告，及商量如何解决老爸以后的生活问题。

女佣捧上水果饮品退下后，安伯的大女儿淑华就急不及待的问：

“四姑！我托你的事，办得怎样？”

“暂时没有问题，安伯也没有抗拒住在那儿，一切待你们去办妥手续。不过我倒想了解一下你们为什么和父亲闹到那么僵？其实自从安婶去世后，你们一个个搬离了祖

屋，这十多二十年来，我就不清楚你们和安伯相处得怎么样。当遇到你们，一时说他住在美华处，一时又说他和吉平同住，我都有点给搞糊涂了，现在竟弄到他住进疗养院。养儿防老，你们应该给后辈做个好榜样。”黄太太语气有些激动的责备他们。

吉祥弟妹听了黄太太的一番话，人人都皱着眉头，样子有点窘，腩腩拘谨，不知如何开口解释。

呷了一口茶，大女儿淑华讪讪地说：

“大哥！还是由你先说吧！”

“好吧！丑媳妇终须见家翁，好在四姑不是外人。我对老爸的事总是耿耿於怀。”吉祥叹口气说：

“自从老妈过世后，老爸一直和小妹丽华同住在祖屋，那段时间可说是最风平浪静。”

“其实老爸那时刚丧偶，心情不好，总是沉默寡言的时候多。”丽华插嘴说。

“我因工作忙，除了晚餐外，都是老爸自己煮自己吃，说有多孤单多寂寞就有多孤单多寂寞，当时我却未有体谅他或开导他，或劝慰他。”丽华呜咽地继续说。

“也许他从来没有理过家，所以整个家给他弄得乱七八糟，碗碗碟碟都油腻腻的。于是我对你说，孤家寡人煮吃太麻烦了，何不到外面吃或买回来吃，省时省力。开始时，他确实照做了。可是后来我发觉他泡杯美禄，吃两片面包就算一餐。难免的，我就多唠叨几句，其实这完全为他的健康着想。没有想到，他从此就赌气装聋作哑，话都不愿和我多说。现在想起，当时生活虽风平浪静，但爸一定生活得不愉快。”丽华无限懊恼地说。

“爸妈虽然不是十分恩爱，还时常拌嘴，但自从老妈去世后，老爸不单没有倾诉的对象，连呕气的人也没有。而丽华白天上班忙，晚上和男朋友约会忙，根本就抽不出时间照顾老爸。一开口不是指责这样，就是埋怨那些。那几年老爸确实生活得非常困难，精神也非常空虚，心灵异常的寂寞。他也曾来过我那儿几次诉苦，我除了安慰他，

鼓励他多到各兄妹家走走，散散心，又能做些什么。”玉华感慨地说。

“二姐，我……”丽华满怀委屈想申辩什么。

“不是我想批评你什么，我只是想把事实说出来，让大家了解情况。就像我有婆家的人，有许多时候是不方便留老爸住吃太久，但又开不了口叫老爸走，你们说做人多难？”玉华无可奈何地剖白。

“说来说去都是我们做儿子的错，以为物质上的享受可弥补精神上的空虚。尤其是老爸，身体一向健壮，能行，能睡，又不忧吃，不愁穿，我们就忽略他的寂寞，令他感不到家的温暖，而渐渐患上这老人家怪癖。”吉坡叹口气说。

“我最惭愧，身为老大，却令老爸有家不愿归。你们都清楚，老爸一直不喜欢你们大嫂，我邀他多次搬来和我同住，他都拒绝。不是为了看看孙儿，我相信他不愿踏足我家门。至于我太太，知道他有成见，事事都忍气吞声，说话声量都不敢放大些，小心翼翼照料他，可是他却不领情。为他备的睡房，他

不用，却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他那么固执、小气，我也只好让他随处而安了。”吉祥伸伸懒腰，露出尴尬的苦笑。

“我想人老了，总有些怪脾气和坏习惯。尤其是日常无所事事，精神没有寄托，就胡思乱想，疑神疑鬼。而我们的老爸这些缺点特别多，我们细声说话，他听不清，就以为我们批评他。有琐碎事不和他谈，就不尊重他。不接受他的意见，就瞧不起他。”吉平分析老爸的怪癖。

“他除了和丽华同住时的沉默寡言外，和我同住时却有些反常。就因为这些反常习惯，差些儿害到我家变。”吉平颓丧的垂下头说。

“那么严重？”大家异口同声的问。

“唉！这件事我一直瞒着大家，免得被误会我借题要赶老爸走。也许他白天睡得多，到了三更半夜还对着电视，而又把声量放到大到不能再大，震耳欲聋的音量影响大家的睡眠，连左邻右舍都提出投诉，劝说了多少次，可是他仍我行我素

。有时我有朋友来，大家正在谈得兴高彩烈时，老爸却把电视机的音量放大，影响我们的交谈，朋友们还误会我借故赶他们走，渐渐疏远我。这不但影响我们的友情，更破坏我的生意量。实在无法，我特地在厨房旁的空地，扩建了一间房，并备了一架彩色电视机给他。结果他逢人就说我虐待他，把他赶进狗窝里。熟悉的朋友就关心地询问根由，不常来往的邻居就以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们。我忍，唯有哑忍，那是我的老爸，我又能怎么样？有时午夜梦回，呆坐厅角，祈望老爸早日归天，减我苦恼。过后我又后悔不已，自己怎么不孝到这地步咒老爸呢！我妻子是个耳轻眼浅的人，给人问多几句，就眼泪涟涟，要我设法克服这些难题，但……我又能做什么呢？”吉平像有满肚苦水，不停地溢了出来。

“就因为这样，你太太和你提出离婚？”黄太太疑惑地问。

吉平痛苦的摇摇头，思维像走马灯似的不停地转，当日发生的情景，历历在目。

——快到傍晚六时，天空下着

微微细雨，吉平为了赶参加朋友的结婚宴，而提早回家。

“谁在浴室？”吉平提着浴巾问。

“是爸爸，快出来了吧，已进去一个多小时了。”妻子慧珍答。

“爸，请快些，我赶着去参加宴会呢！”吉平敲着浴室的门喊。

没有回应。

“爸，你听到我说话吗？你整日都那么空暇，为什么专选这繁忙时刻占用着浴室，你看崽儿也等着冲凉后赶去上补习课呢！”吉平催了三四次，好不容易才等到老爸满脸怒气的出来。

“催！催什么，赶着去投胎吗？我的衣服还没洗呢！”老爸悻悻地答。

“爸，冲凉就冲凉，洗什么衣服，有洗衣机呀！”吉平让儿子先用浴室。

“机器会洗衣吗？不弄破我的

衣服才怪。你呀！全家人都一样，不安好心！”老爸不愤地说，一边把晾着未收的衣服推叠在一起，一边晾自己的衣服。

“爸，小心点，你看，衣服都掉在地上弄湿了！”慧珍挺着身怀六甲的肚子，一边唠叨，一边蹲下地把衣服拾起来。

“你这婆娘，关你屁事，也用你来责骂我！”老爸不知那来的一股怒气，把慧珍一推。

慧珍一时站不稳，再加上地上湿滑与身子不灵活，跌倒地上。

“哎哟！吉平，吉平！……好痛呀！”慧珍在喊。

吉平抛下手上的浴巾，冲前去扶起妻子。

“慧珍，慧珍，你怎么样？”吉平边扶起妻子关心地问，一边回头责备老爸：

“爸！你太过份了，你不见慧珍有身孕吗？”

“别吵，别责备爸爸，……哎哟！吉平，我好痛，……赶快送我去医院……我感到不对劲了。”慧珍双手撑着腰部，汗像雨点似的流满脸。

“别撒娇了，这轻轻的摔跤，就要生要死的。”爸满不在乎地说。

“爸……你……。”吉平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吉平，别骂了，哎哟！……痛死我了，快些……快些……送我去医院！”慧珍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

看到血丝涔涔沿妻子的腿跟流下，吉平心都慌了，连衣都没有更换，就急着把太太送去医院。

吉平如热锅上的蚂蚁，在急救室门口踱来踱去。

“为什么会这样？慧珍怎么样？”不知谁通知了岳母，赶来医院探情况

“我不知道，医生还在里面。”吉平六神无主，摇摇头，擦擦掌，望着岳母。

“忠儿来电话说慧珍跌倒，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明知自己有孕，怎么这样不小心！”岳母喋喋不休的连串责问，吉平低着头想回避，却觉得这次事件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急救室的门开了，吉平和岳母不约而同的冲前问：

“医生，怎么样？”

“大人平安，胎儿？我尽力了，保不住。”

“啊！”吉平像被什么咬了一口，全身猛地抽搐着，倏地转过由于痛苦而扭曲的脸，眼睛浸满了泪水，好半响，才问：

“我们可进去看他吗？”

“他很激动，最好不要逗留太久。”

慧珍看见他们进来，扑倒在岳母的怀里，哭啼着：“妈妈！宝宝没有了，没有了！”

“对不起，慧珍！”吉平抚摸

着太太的背脊，充满歉意地说。

“你走，你走，我不愿看到你！”慧珍一把把他推开，浸满泪水的眼眶射出怨恨的目光。

“我……我……。”吉平神情沮丧，不知所措。

“你先回去，慧珍有我照顾！”岳母看到他那尴尬的神情，也不忍心多责怪他。

“唔！那我先回去，明天再来。妈！谢谢你。”

回到家，已午夜十二时了，忠儿还在看电视，看到吉平回来，马上关了电视问：

“爸！妈怎么了？”

“妈没事，有外婆在医院照顾他！”吉平抚着儿子的头，爱怜地说。

“爸！你吃了饭没有？要不要我把饭弄热。”忠儿满怀孝心的问

折腾了半天，这一提，才感到肚子饿：

“不必麻烦弄热了，你协助我把饭菜拿出来吧！”

看到留下那么多饭菜，吉平顺口问：

“你和爷爷都吃了？”

“我就吃饱了，爷爷没吃，你送妈妈去医院不久，爷爷就出去了！”

“有说去那儿吗？”

“没有，我喊他，他都不理睬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吉平那还有胃口，草草吃过晚饭，交待忠儿清理桌面，就急着拨电给大哥。

“大哥吗？我是吉平呀！爸有到你那儿吗？”

“……”

“什么？没有？”

“……”

“好！我不和你多说了，我要问问二哥有没有爸爸的消息。”

刚挂断电话，电话铃声就响个不停。

“我是……哦！是玉华吗？”

“……”

“我正想拨电话给你，有爸爸的消息，我就安心了。就让他暂时住在你那儿！”

“……”

“改天我再向你解释，夜了，晚安！”吉平终于放下心头大石，疲倦地靠在沙发上，这时才发觉忠儿在另一张沙发上睡着了。幸亏明天是星期日，否则真不知如何提起精神去应付日常工作。

x x x x

一夜睡不宁，次日醒来已很迟。吉平赶到医院，太太已被岳母接回家了。

来到岳母家，太太却躲在房里不愿见他。

“妈！这……”吉平想求岳母帮忙劝劝慧珍。

“吉平，这次我就不帮你了。你好好的反省一下，看看如何设法解决这项家中的矛盾。至于慧珍，你就让他在这儿休养吧！待几时他要回去，自然就会回去。”

“这……”吉平搓着手掌，吞吞吐吐欲语又止。

“孝顺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但爱惜妻儿，也是你的责任，你好好的思量思量！”岳母不温不火的教训他。

“妈，我……”吉平为难地

“我什么，假如你认为难开口，就请你的兄弟开口，亲家这种行为，一定要有人点醒他。这次事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慧珍原谅不原谅你，就看你的表现了。”

……

“三哥，怪不得你那次说话总是吞吞吐吐！”玉华深表同情。

“掌心是肉，掌背也是肉，你叫我多为难。”吉平摊开双手对大家说。

“唉！老爸就是这样，一不高兴就离开，连交待的话都没有，也不同情我们为他担心。”大哥吉祥插嘴说。

“老爸的固执、小气、唠叨，我相信和他的年龄有关。尤其是近两年来，有点返老还童，只要哄他，赞他几句，表示细心，凡事都顺他意，表示孝顺他，尊重他，相信什么事都可化解。可惜我们大家都为生活忙碌奔波，这些孝心，恐怕不容易做到。”久久不说话的吉林也发表他的看法。

“美华，你有什么意见？”吉祥看着一直低着头聆听大家发唠叨的六妹说。

“我还能说什么，平日爸爸那么爱我们，疼我们，关心我们，现在他老了，我们却无法奉养他，孝顺他，还使他生气，令他不快乐，

我心里难过死了。那天二姐约我去看他老人家，无论怎样劝，怎样哄，他都不肯住到我们任何一家，可见老爸对我们的成见多深，对我们多失望。我回家后，足足好几天难得到睡不着，一闭上眼，就似乎看见老妈在怒目注视我，在责怪我没有尽孝道。”美华呜咽地说。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我相信这里每一个人都了解这句话。我们并不是担心外人说我们闲话，而是惧怕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情况出现，故我们不想老爸住在疗养院，不论他喜欢和谁同住，或轮流住在我们家，我们都没有异议，可是他就是拒绝接受我们的建议。”吉坡在叹气。

“爸爸老了，脾气古怪是难免的，而他对我们的误解那么深，彼此的思想、行为鸿沟那么深，恐怕不易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认为，只要老爸快乐，不论他住在那里，我们都应该顺他的意，让他安宁地享尽他的晚年。”吉林年纪最轻，他的思想最前进。

“这话也不错，经费由你们平均分担，他喜欢住在那里，就随他

的意吧！也许在老人中心那儿交到谈得来的朋友，精神不会那么空虚，生活也许会不那么刻板，身心都会舒畅。”四姑了解他们孝慈不能两全的难处，也认为吉林的建议可行。

大家在没有更好的建议下暂时采纳目前方式，夜已深，大家有了决定，也似乎松了一口气，各自回家。

但身为长儿的吉祥，始终感到这不是解决关键的方法，但一时又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他嘴里含着烟，久久不吸一口，头脑却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空白……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

在马来西亚，华文纯文学期刊的出版属于“惨淡经营”事业，赔本又花精神，要长期出版实不容易。

《清流》是目前全马仅有的几份华文纯文学期刊之一，创刊于1990年3月，维持至今，除了不断自我鞭策，也得益于作者、读者、热心人士的支持。

我们恳请各界赞助《清流》出版经费，让涓涓细水汇成“清流”，潺潺不绝！

赞助办法： -

1. 常年赞助人，每年最少RM30，多惠益善，回赠四期《清流》各一本。
2. 随喜乐捐。

《清流》赞助出版费表格

姓名：(华) _____ (国) _____

团体/商号：(华) _____

(国) _____

通讯地址： _____

_____ 电话： _____

常年赞助人：RM _____

随喜乐捐：RM _____

*请在有关之格内划✓

备注： _____

注： 邮券/支票请志明： 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运寄： 霹雳文艺研究会财政

司徒育敏先生收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m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文学丰富人生，使人生更加亮丽。

如果您有写作的冲动，请不要迟疑。如果您已有写作的经验，就更应该继续的写作。

- (1)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戏剧、相声；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附原文）；只要是未经发表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 (2) “清流·交流”栏——欢迎作者、读者针对《清流》，发表你们的意见、读后感或任何文学话题，字数约 800 至 1000 左右。
- (3) “文学蓓蕾”栏——欢迎学生与自修生来稿。（凡刊登于“文学蓓蕾”的作品，都自动被提名参加《文学蓓蕾奖》，每五期颁发一次，分特优奖一名，优秀奖四名。）

来稿请注明中英姓名，地址和电话。

请自留稿底，恕不退件。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国外作者则获赠《清流》。

各类文稿请按照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 (一) “评介、戏剧”请寄良木先生
132, Tm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 (二) “小说”请寄紫梦羚先生
136, Kg. Sebarang Tambang, Kg. Sungai Wangi, 32400 Air Tawar, Perak.
- (三) “散文”请寄一介先生
48, Tmn. Ilmu,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四) “诗歌”请寄郑可达先生
46, Tmn. Sitiawan J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 (五) “文学蓓蕾”请寄岳衡先生
112, Dataran Rapat Baru 13, Tmn. Sri Berjaya, 31350 Ipoh, Perak.
- (六) “清流·交流”请寄崔冰女士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m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清流》革新号由第45期开始，订阅费将作调整。

零售：每本 RM6.00

一年4期：RM20

二年8期：RM40

《清流》季刊订阅表

编号：_____

姓名：(中) _____ (英) _____

新订户

旧订户

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订阅费： 全年 RM20 (4期)

2年 RM40 (8期)

订阅期数：第 _____ 期至第 _____ 期

邮券号码：_____

小启：上述订阅单由第45期开始算起。

凡订阅44期以前者，订阅费每本 RM3.00。

邮券上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逕寄：章钦先生收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r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清流》

文学双月刊

44期

1999年12月出版

编辑顾问： 驼 铃 朱晋韶 田 舟
年 红 王枝木 林 慕
晴 川 伍良之 看 看
潇 枫 苏清强 赵 杜

主 编： 崔 冰

编 委： 一 介 岳 衡 紫梦羚
良 木 有 明 郑可达
陈成木 谢伟恩 黄戈二

校 对： 许心伦 司徒育敏 陈丽玉

发行主任： 章 钦

封面题字： 叶兆熊

创刊日期： 1990年3月1日

出版准证： KDN.PP6767/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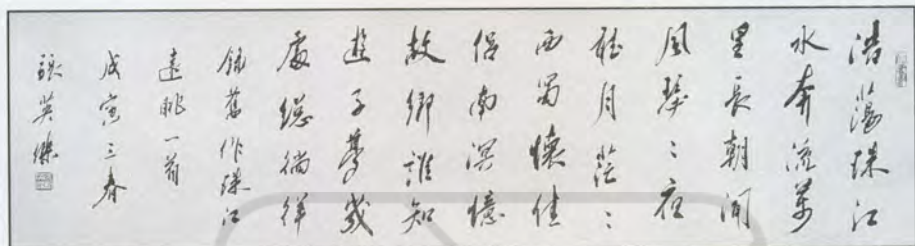
编 辑 部： 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发行： 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27, Hala Pegoh 8, Tmn. Sri Pengkalan,
31650 Ipoh, Perak.

承 印 者： 李商业印务有限公司(95590-V)
PERCETAKAN LEE SDN. BHD.
91, Jala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Perak.
Tel: 2547071 Fax: 05-2559812

《清流》网址：<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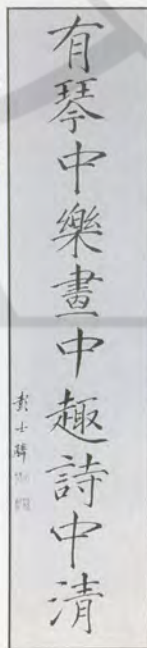
赏	书	艺	■
●	吟	诗	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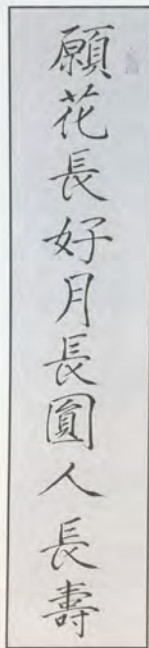
◆ 张英杰书



◆ 叶兆熊书



◆ 彭士驊书



霹雳文艺研究会
会员/前会员

● 美术作品



● 许心伦的“鸽”（水彩画）



● 霍英来的“花鸟”（剪纸）



● 张韵山的“雄鸡”
（水墨画）